



白榆集

文部

目錄

卷一

卷二

序

序

文部

卷三

卷四

卷五

序

序

記

白榆集目錄

卷之一

序

皇明名公翰藻序

竹箭編序

宜真子傳後序

貝葉齋藁序

關洛紀遊藁序

馮咸甫詩草序

白梅集
目錄
觀燈百詠序

三山志序

劉博士先生制義藁序

徐檢吾司理制義藁序

詠物詩序

劉魯橋先生文集序

卷之二

序

比部招議序

劉子威先生澹思集序

南京鄉試齒錄序

抱侗集序

梁伯龍鹿城集序

范太僕集序

王問伯制義藁序

東遊記序

屠司馬詩集序

靖江朱氏族譜序

少室山房藁序

嘯廬四賦序

卷之三

序

李山人詩集序

贈楊大夫應召北上序

送大宗伯徐公致政歸三吳序

送殷無美出守夷陵序

王茂大修竹亭藁序

送董伯念客部請告南還序

行戍集序

田翁壽詩序

鄒孚如制義序

高以達少叅選唐詩序

卷之四

序

浙江鄉試錄序

有門頌略解序

居來先生集序

董揚明制義序

董君謨制義序

彭欽之北征藁序

柴仲初移居詩序

張孺毅詩集序

壽汪修伯序

壽曹翁序

卷之五

記

秦氏新阡記

重修餘干縣學祭器庫記

傾蓋亭記

長水塔院記

發青谿記

重修首山乾明寺觀音閣記

爲義公三山遊記

國泰光祿壽藏記

程氏萬石堂記

卷之六

書一

與沈君典

與周元孚

奉張鳳陽公

與唐惟良

與王百穀

與李開府

與周國雍吏部

奉劉觀察先生

與顧益卿觀察

與開之

與君典

與楊伯翼

與開之

與李之文

與君典約婚書

與百穀

與以德

與袁黃巖

與王元美先生

再與元美先生

與開之

與君典

荅劉誠意書

與沈君典

與孫以德

與田叔

與君典

卷之七

書二

奉王宗伯元馭先生

與王問伯

與王元美先生

與君典

與元美先生

與長安諸故人書

奉曾大司空

與君善

與元美先生

奉徐大宗伯

與管登之

與瞿睿夫

與張陽和太史

奉陸大宗伯

與倪郡丞

與孫文融吏部

與顧益卿少叅

與王百穀

與凌稚哲

荅王敬美道兄

與鳳洲先生

與荆石先生

與田叔

與楊伯翼

與李山人

卷之八

書三

為瞿睿夫訟冤書

荅董生書

與荆石先生

與鳳洲先生

與麟洲先生

與王和石督學

奉李觀察

與趙汝師太史

與朱秀水

奉徐司理

與辰玉

荅金伯韶

荅傅伯俊

荅汪文學

與李惟寅

與問伯

與鳳洲先生

與徐長孺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與傅吳縣

卷之九

書四

與呂心文

與朱可大

荅朱在明

寄辰玉

白榆集 目錄 卷之十
荅張肖甫少司馬

與徐觀察

與顧觀察益卿

與馮開之

與劉觀察先生

與沈士範

與李大叅

與陸君策

與彭欽之

與郁孟野

與徐長孺

報張肖甫司馬

報張肖甫大司馬

與趙汝師太史

與李觀察

卷之十

書五

與汪仲淹仲嘉書

報龍君善司理

荅李惟寅

與顧益卿

與王元美先生

與沈嘉則書

與王太初田叔二道友

荅元美先生

荅王元馭先生

荅敬美

荅開之

與殷無美

與呂麟趾

與張洪陽司成

與蔡使君肖兼

與孫文融

又與孫文融

與元美先生

與元馭先生

與徐大宗伯

與房侍御

卷之十一

書六

與顧益卿

與姜仲文

與元馭先生

與汪伯玉司馬

報董伯念

與張大司馬肖甫

答張質卿侍御

寄王元美元馭兩先生

答胡從治開府

答沈肩吾少宰

答王季孺

答徐文卿

與黃白仲

答顧益卿

荅詹君

卷之十二

書七

荅詹君

荅陸君策郁孟野曹重甫

與徐司理

荅馮咸甫

與鄒彥吉督學

荅詹政叔

報汪伯玉司馬

與陳廣野給諫

與傅伯俊

與馬用昭

與沈士範

與張肖甫大司馬

又

與高吏部

與莫秋水

與陸君策

與陸平泉宗伯

與瞿文學睿夫

卷之十三

書八

與周元孚

荅王恒叔

與黃白仲

荅鄒孚如吏部

荅陳伯符

荅李玄白

荅徐孟孺

再荅徐孟孺

與王辰玉

與汪伯玉司馬

與龍君善司理

又王辰玉司馬

與陳立甫司理

與陳玉叔方伯

與王元馭閣老

與君善

卷之十四

書九

與邢子愿

荅方象甫

再與子愿

與李濟南

與秦君陽

與張新城元鼎

與李使君

報元美先生

與汪伯玉司馬

寄王荆石閣老

與王恒叔

與甘應溥

與蘇君禹

荅胡從治開府

啓

上吳門相公啓

上江陵相公啓

上山西相公啓

謝江陵相公啓

謝吳門相公啓

謝浙江相公啓

壽董大宗伯啓

疏

督府交代疏

卷之十五

論附諸考小序

三吳水利總論

水考紀略

又

水利圖說

詔令小序

水源考小序

水道考小序

水年考小序

水議考小序

奏疏考小序

水官考小序

公移考小序

水政考小序

治水考小序

治田考小序

水績考小序

水碑考小序

卷之十六

策

一問

表

賀皇子誕生

賀皇上

賀仁聖皇太后徽號
賀慈聖皇太后徽號

議

貞靖先生私謚議

誄

程思玄太學誄

行狀

先府君行狀

卷之十七

神道碑銘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進階榮祿
大夫贈太子少保謚恭定筮江潘公

神道碑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
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
文簡豫所呂公神道碑

墓誌銘

明故勅封劉安人墓誌銘

吳孺人墓誌銘

明故錦衣菴泉栗公暨配安人劉氏合

葬墓誌銘

卷之十八

墓誌銘

明故御史蓮渠胡公墓誌銘

明故肇慶府別駕忠齋徐公墓誌銘

張孺人墓誌銘

北嶽侯公暨原孺人合葬墓誌銘

卷之十九

傳

明故正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侯公墓誌銘

程處士傳

孫將軍傳

馬大司徒傳

沈太史傳

讚

程思玄小像讚

沈純甫像讚

自讚

跋

跋荆堂銘卷

跋程節婦卷

跋起信論

牋紙銘

親朋擇交

平安竹素

雨花牋

微波致辭

江南春信

蕉葉紙

邨林一枝

三生果

八行書

三生花

白梅集
目錄
竹簡

五嶽藏書

博山雲

蟠桃三實

大千春

帝城春

富貴春

結蜃樓

貝葉牋

雜文

適志

卷之二十

祭文

祭大廷尉劉公

哭伯兄東山先生文

祭杜夫人

祭二陸先生文

祭王博士

白梅集
目錄
哭君典文

祭封公王愛荆先生

祭御史大夫笠江潘公文

祭馮谿谷封君文

祭李石麓閣老文

祭殷文通公文

戲爲生祭周叔南文

陸太史夫人哀辭

祭張太夫人

祭戚畹李太傅

目錄終

白梅集

目錄

三

白榆集卷之一

東海屠隆緯真著

序

皇明名公翰藻序

夫不翼而飛無蹕而走者其惟方寸之牘乎揚
 芬振藻宣情吐臆述事陳理傷離道故則此道
 勝矣故襄王布令而晉文寢謀呂相遺書而羸
 秦短氣叔向陳辭則國僑謝過樂毅削牘則燕
 王悟心目夷以善言得國鄭伯以令辭保邦魯

連射書而燕將隕蘇秦折東而六國從列雄而
下代有能言薄昭致命於吳王相如發難於巴
蜀漢祖宣威於尉佗光武揚靈於河西鄒陽白
寃於囹圄子卿布心於沙漠鍾繇魏文通情禁
掖秦嘉徐淑吐秀閨闈以至金母垂元君之篇
南真著長史之什登封有玉牒之文洞庭傳水
府之章是知此道之貴上重侯王下及士庶通
天達人際明徹幽用廣機神胡可廢也迨我
太祖高皇帝取天下於胡雛之手乾坤再闢日

月重朗德肩羲軒功絕湯武 神聖承之醞釀
鴻化 國家氣脉磅礴亘厚河嶽之靈會爲人
文跨越近代籠罩前古學士大夫文非周漢左
史不屑拈綴詩非晉魏盛唐不入伊吾卽交遊
薄曉之辭亦往往規模列國縱橫諸子清聲古
色大都斐然亦旣稱盛矣諸君子稟材不同好
嗜靡一故其爲辭或閎大而肆或簡直而深或
清言而綺或莊語而峭或秀拔若春松之雲或
婉靚若秋蕖之月或險絕而響裂石或雍和而

白梅集 卷之一
奏雲門譬如鶴膝鳧脰烏黔鵠白殆弗可強然
就其材質之所近而極其神情之所趨莫不各
有可觀西施驪姬姝色而共美空青水碧異質
而同珍兼收竝采斯其爲天府之國也吳興凌
君釋哲人倫之秀好古藏書爲當今鄴侯家諸
所著述業遍方內又博蒐我朝學士大夫尺牘
彙爲一書命之曰皇明名公翰藻夫氣以材成
語緣情異體視其時意生于境烏能大同其足
寶愛一也然華之發以根物之貴在質姝色自

然粉黛爲假造物至妙剪綵非工卽之爛然而
索之無味則工也假也卽如學左氏之步者字
模句倣非不儼焉徐之而形色雖具神氣都絕
何者古之人有其事而言之今之人無其事而
亦言之故辭雖肖而情非真也又毫穎之藻繪
雖工而問學之鎔鑄或寡也優孟之誚可無懼
乎夫咸池六英不比其聲而同謂之古樂崆峒
之罟不協其體而同謂之古文唐不擬六朝六
朝不擬魏晉魏晉不擬周漢子不擬史左不擬

白梅集 卷之二
騷而皆卓然爲後世宗則各極其至也苟極其
至何物不傳而必曰吾爲某體過矣凌君文章
巨家敬以是質之且願有請于天下學士大夫
也

竹箭編序

竹箭者吾大越之美也吾大越實以此駕勁吳
王君者吳人吳人名編則曷不取彼菰蘆而掩
吾竹箭爲王君蓋嘗遊越絕而遂掩之也君發
蛇門由禦兒港東渡錢唐取道西陵然後浮甬

東出海門望三神山而歸復遵會稽立馬石帆
秦望之上慷慨弔范蠡計倪諸君皆不在而所
謂竹箭者獨翦鬱如昔于是感而欲掩之也以
君磊塊發爲麗辭吐爲佳言是宜早致雲霄鼓
吹人代乃夷光卒于浣沙鄭旦終于采葛亦足
嘖矣逞其雄心跨越江海旣以橋舉菰蘆間又
欲掩吾竹箭而有之嗟乎君欲良奢矣雖然吾
大越有物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谿涸而
出銅甬師灑掃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

太一下觀若是者君能併掩而有之邪有之則僕請以一矢從公出雲門寺射虎南山矣

宜真子傳後序

余讀宜真子傳乃信齊諧搜神諸書非繆悠也事既靈異文亦瑰竒其言拯物除妖則非鬼趣矣學究拘孿往往謂死者無知不聞刀滅利存豈應形亡神在又安知大塊之中何所不有何所不爲死必無知生何以能必有知其生也孰爲之知其死也孰爲之亡司命者能造物能死

物獨不能使死者之有知邪刀之與利一也形之與神二也一則合故盡則俱盡二則離故亡不俱亡物之生屬陽陽故光融顯灼物之死屬陰陰故惚恍變幻謂震旦之中有光融顯灼冥寥之內必無惚恍變幻非矣夫暑不寒邪日月不薄重淵邪天地之混沌不闢邪闢不復混沌邪予不語怪說者多駕之夫曰不語是有怪矣無怪何語也且予之不語其有不得已哉傳又多及報應夫生人之慾寧有涯矣昭昭者不能

禁以冥禁之則報應之說行矣雖然萬靈之衆
玉而巧者壽而殤者聖智而蠢者福者禍者何
相遠也豈盡偶爾邪余讀宜真子傳則悚然矣
宜真子生稟異質而又好行陰德所以死爲清
靈之鬼也亦太幻矣昔人有言人以是一真不
滅之性而生死去來于天地之間以淪于生死
神識疲耗不能復記惟圓明不昧之人知焉其
宜真子之謂與且復皈我大師進乎道矣宜真
子其仙乎然學道無乃先去其幻哉罔伯之爲

是傳蓋從宜真子之請也宜真子醜四大之妄
厭有生之勞脫輪轉之苦極霄霓之致而猶不
忘情于人間竹素乎則罔伯之文行幽冥所重
故也而罔伯固屬余文之夫庸詎知宜真子之
不胡盧我邪

貝葉齋藁序

余友李惟寅氏以貝葉名藁貝葉者禪家言惟
寅曷爲而以名其藁蓋自貝葉齋所詮次而名
也然詩道大都與禪家之言通矣夫禪者明寂

照之理修止觀之義言必寂而後照必止而後觀也兀然枯坐聞然冥心空而不空不空而空住而不住不住而住無見而無所不見而卒歸之乎無見而又不以無見名無解而無所不解而卒歸之乎無解而又不以無解名一旦言下照了乃徹真境夫詩道亦類是矣語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夫天下之物何者非神所到天下之事何者非神所辨哉方其凝神此道萬境俱失及其忽而解悟萬境俱冥則詩道成矣古今

能言者不少往往以材溢格以

格材

體局于資

情傷於氣作如牛毛合如鱗角殺青之業及身而止非必盡由天賦則其凝神之不至也神潛九天則操蛇之神下神潛九淵則象罔之珠出而况聲詩之道哉惟冥之於詩凝神可謂至矣蓋自總角爲小侯輒喜哦詩輒與四方之名賢才士上下其議論夫朱第門中多俠公子平居所事事或直以貴侈相高乃惟冥一無所好好爲詩又故席家世得弛于負擔謝博士業不分

手佔俾而以其少年英爽沈毅之力一用之于詩上而塊北下而莽蒼無不潛也大而鯤鵬細而蠕蠖無不博也遠而墳索騷賦漢魏齊梁以至正始大曆無不習也近而學士大夫山人布衣以至閭巷夫婦伊吾暢咏無不察也其力倍故其氣足其氣足故其神凝卓哉此道則幾于化矣蓋予始讀惟寅詩爲鴻響亮節碎訇合沓咄咄逼歷下生今則加以湛思綿密標韻宛至才情錯出氣格相參其色澤如淥水芙蓉映以

秋月其聲響如雲房清磬間以松風驟而讀之如丹霞之出於石洞索而味之如山泉之入于齒牙其莊嚴整麗猶列侯之故其瀟灑沖淡居然布衣之風則幾于化矣如嚴維以禪家三乘品詩惟寅之詩其最上一乘也邪余于此道亦童而習之顧其稟之天者既不厚而又牽于佔俾分于饑寒故其道亦止而不進今則化爲車下塵去此道且日益千里奈何復與惟寅抵掌而譚風人之致而惟寅固時時向余抵掌不休

白梅集 卷之一
也其亦文王昌歆之嗜邪余覩古之爲聲詩者
卒高彭澤右丞襄陽蘇州諸公則以其人俱馳
玄味道標格軼塵發爲韻語亦翛然清遠如其
人故足貴也余聞惟寅築貝葉齋日跏趺蒲團
之上而誦西方聖人書與衲子伍則惟寅之性
靈見解何如哉宜其詩之精詣至此老氏有言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余于惟寅
之詩亦云彼淮南非鴻烈則劉安一俠公子耳

關洛紀遊稿序

夫人貌天行其敬美先生之遊乎先生天才藻
逸少與伯氏竝馳文譽爲海內宗逮其中歲聞
道業已厭薄雕龍含華葆真登于太上天下之
物無一足驚其神者然雅不廢遊則以督學使
者之勅西入函谷躡太華涉軒轅之墟討周漢
之故無何而飄然投劾黃冠布袍乘一舴艋下
龍門三峽經黃河長流百折長年津吏莫知其
督學使者入洛遊嵩山少林觀初祖面壁處與
高衲講經譚道歸而掩關矣諸所遊歷咸有紀

先生道者夫道曷遊也遊又曷紀也吾聞之至人揮斥八極震旦猶隘故老氏出關列子御風蘆浮杯渡縱覽山川乘理往來觸實蹈空以自放焉然後收其跌宕揮霍之氣返于冥寂據片石而栖抱煙霞而瞑則虛靜極矣先生之伯氏文掩千秋位至九列生平宦遊車轍馬蹄半天下止其歸也一援記上真而萬緣立盡則上根法器之遊于頓門也先生之與伯氏其摘英振藻同其名躋玄籙又同清都美譚何必減茅氏

兄弟哉蓋老氏西出關爲關尹留五千言而去今先生之關洛紀遊其庶幾五千言之亞邪從此掩關將欲求先生之單辭隻語不可得是斯文之鴻寶也或謂先生耽煙霞之癖而薄鐘鼎之聲功業未竟瞥焉抽身以爲太早是惡知賢達之致也子房赤松長源辟穀季真鑑湖真白華陽標韻林壑流照縉紳傳諸後來以爲盛事豈可 聖朝而無若而人乎快哉茲遊是乃先生之所以滅跡五嶽者也余蓋爲之嘖嘖心動

矣

馮咸甫詩草序

夫聲詩之道其思欲沈其調欲響其骨欲蒼其味欲雋而總之歸于高華秀朗其丰神之增減大都視其材矣材多則情贍而思溢光景無盡材少則境迫而氣窘精芒易窮則其大較也宣父道臻神聖文兼國華故采詩婉暢語語神來以今讀之如叩哀玉而撞巨鐘也卽令宣尼降而爲近體必不作儉父之譚楚氣雄慄則屈宋擅其菁英漢道昭明則楊馬吐其鉅麗魏騁鶻爽則曹劉之步絕工晉尚風標則潘陸之聲特俊六朝綺靡詩道隨之江鮑徐庾則其雄傑雕繪滿眼論者或置取瑜然聲華爛然而神骨自具譬如薜英芍藥何嘗無質驪姬南威何嘗無情固與剪綵貌影者異矣夫山海氣厚蒸爲雲霞乾坤化廣鍾爲靈詰則文章道勝也如木然闇鈍冲然純白真一而已安用文之如業已搦管摛辭敷華流采奈何貴死聲而薄俊響也華

白梅集 卷之二 一

亭馮君咸甫弱齡稱詩速悟漸詣前三歲君方
爲諸生以詩見投出語雖工而神力尚乏猶然
措大本色逮得雋南國歸出白下草見視如吸
青霞乎聲響頓殊肝腸似易比遊燕諸作復加
以雄峭近者復之秣陵泊金閭浮錢塘而西而
詩之神力更倍合風霜之氣盡宮徵之變收山
川之靈則入于妙境矣而所謂思沈調響骨蒼
味雋者咸甫實有焉故其材足稱也余少好此
道元神爲傷材性不充風味殆盡而馮君方以
盛年全力奮於大雅夫騏驥之行一日千里馮
君當之強弩之末不穿魯縞則僕是也請燒君
苗之研以成孫子之名

觀燈百詠序

昔人謂陸士衡人患才少子患才多山川藏靈
風雅道盡千百歲而後乃有王先生先生天才
藻逸發爲詩文落筆吐語如決黃河之峽抽春
蠶之絲其深無底其出不止無論雄文大篇富
積瓊瑰卽觀燈之詠多至百首布意綿密寄興

白梅集 卷之一
婉麗辭極雄放肯歸朗暢移宮變徵盡妙極玄
語語作青霞之色戛哀玉之聲吾以爲盡不知
復自何來胡其多而工也夫物有一不爲少百
不爲多多而不工不如其已夫衆草易繁而瓊
芝不盈畝魚目至夥而明珠不列肆吾且爲瓊
芝吾且爲明珠第亦恨其不多耳又進之而爲
玄霜紺雪水碧空青世人苦不得見而靈境以
爲常玩交梨火棗麟脯鳳髓世人直聞其名而
至真以爲常味他人之少而拙與王先生之多

而工則天之賦材之分也詩到詠物雖唐人猶
難之大家哲匠篇章寥寥豈非以寫情境者易
妙體物理者難工也今王先生之詠觀燈則富
至百絕而竒思疊出妙句天來卽先生不自知
其所詣而人又烏睹其化境哉余少好吟詠才
不勝情往往尚興趣而乏風骨飄爽之氣多而
深沉之思少及求先生詩于華實深淺之間則
幾悟矣卓哉此道吾師乎吾師乎

三山志序

余登三山然後悟天地靈秀瑰異跌宕之觀無盡而六合內外之變幻叟眇而莫可究詰者何量也夫茫茫元氣豁豁翕張而出之聚而成象名之曰天聚而成塊名之曰地又天地之氣結而爲山融而爲川川之大者是爲江海而江海之中又復有山東方朔神異經所傳蓬萊方丈瀛洲三山在大海中多珍禽異獸靈藥瑤草往往爲高情勝氣者所豔慕又相傳以爲巨鰲戴之橫波乘漲世罕得登幾于恍惚汗漫而所謂

金焦北固三山者在潤州靈詭空濶庶幾大海三山之亞北固峙潤州北頰臨長江沙岸若崩海門若畫業稱南徐巨觀而金焦兩山則屹然大江中流琳宮金刹轟其上而鼉鼉蛟蜃走其下極煙雲之吞吐洪波之礮擊古今之遘遷朝市之互更人物之銷沉而了莫之易也振衣崇岡濯足長流頰仰之間何其適也美哉斯觀標韻者可以濟勝抱奇者可以宣藻立功者可以扼險知道者可以觀化玄朗之士栖迹清曠島

嶼中起洪波四周畫大江而居之纖埃不到自
爲一丘與市廛隔絕每當煙銷霞散潮生月出
海天萬里一碧無滓灑然樂之超若羽化蜉蝣
塵壒如古焦先者流穆乎清風直出六合之外
故曰標韻者可以濟勝文人名流登而捫焉覽
其幽勝收其鉅麗而吐爲瑤華文采照乎江山
而名字留於千古如張處士孫宗正名章秀句
至今與此山爭雄故曰抱奇者可以宣藻英雄
經略之才乃心王室憑高眺遠顧瞻形勢澤國

設險海門雄踞扼咽喉而守要害則萬夫莫能
濟姦人不敢窺而大江南北高枕而臥故曰立
功者可以扼險江胡然而流山胡然而峙其翕
蕩而不泐也孰爲之宰其浮空而不墜也孰爲
之根是天地之至妙也故曰知道者可以觀化
而又在東南內地與三神山之遠浮海中恍惚
汗漫而不可究詰者異矣其地勝其形奇其觀
巨其理核故足賞也萬曆辛巳冬日余陪都憲
零陵呂公登三山公言于督學使者蘄水李公

李公欣然命二博士治三山志而以前序見屬夫天下名山其高且巨者無如五嶽其神秀而幽邃者無如三十六洞天其奇峭而險絕者無如峨眉武夷今三山高巨不及五嶽神秀幽邃不及三十六洞天奇峭險絕不及峨眉武夷而空曠有之又兼茲四美庸可無紀乎都憲督學兩公咸當代名賢鉅儒一時咸以觀風而來覽物紀勝行垂不朽而余得以職事廁名其間則厚幸矣山靈有知又寧不愉快此舉也耶

劉博士先生制義稿序

夫楚大國也方千里者六山包祝融君山之奇澤滙洞庭雲夢之秀江離射干蘭芷杜若爲之揚芬吐芳以故鍾爲人文往往麗藻絕代霞燦雲流蓋自古倚相靈均宋玉景差之徒以鴻鉅有聞稱物華國寶而世所傳襄陽耆舊又多以高情勝氣矚然標人倫之雋名流詰士代不乏人至我朝高皇帝經營江漢世廟龍興南國山嶽之秀益以鬱盤楚材彬彬於今極盛不

佞所得把臂論交者大都文藻貞亮爲時名賢
比不佞來吳會則荆門朴野鄧君以名進士出
宰海上不佞忝同官之義一見語合引爲石交
竊睹其文彩鉅麗而器局溫凝也則見以爲黃
流宜貯于玉瓚雲門宜鼓于天廟而迺淹一令
有識良嗟君則又時時言其友人劉先生也劉
先生者其人明智端雅才臻殆庶無論其胸絀
五車識掩千古卽其所爲博士業精詣妙解則
幾于化境而猶然蹶于天路莫汲王明駑先龍

驥僕竊愧之而先生所爲博士家言不佞得而
卒業焉則所謂精詣妙解幾于化境者洵其有
之宜其見賞于朴野君之玄鑒也不佞所徵楚
材江陵擅陳思之藻瀟湘體公幹之材黃梅父
子稱文家之哲匠麻城伯仲爲當代之俊流明
府播妙譽于河陽而先生復著嘉聲于博士其
他標華揭朗者指殆未易一二屈也譬之幽蘭
芳杜之屬秀煙光而媚雲水者庸詎可一擘而
盡哉故大楚之材靡得殫量矣不佞將南登七

十二峰浮洞庭謁黃陵禮玄嶽而徧訪楚之雋
茂且以明府爲地主而交于先生卽今日之語
其介紹也邪

徐檢吾司理制義稿序

夫竅非爲響而響自符竅根非爲華而華自肖
根故文可以得士也鴻鉅之士其文典騷雅之
士其文藻沈毅之士其文莊清通之士其文暢
柔澹之士其文婉俊邁之士其文勁中庸之士
其文近脩曠之士其文玄泛而覽之十不失三

定而燭之十不失七衡而量之十不失九故物
無遁照也古之得士以夢以上以後車以弓旌
以安車蒲輪蒐鴻跡之大人而起白屋之寒賤
故田氓可庸鼓刀可相而牧豕可侯也而今之
得士則取三寸之管吾伊而臨之士卽魁壘雄
俊蹈高標朗者舍是亡以自見而士之魁壘雄
俊蹈高標朗者亦往往以是得之而不乏何者
聆響可以知竅擊華可以尋根也八閩徐先生
少而韶頰早奮天路出爲雲間理某以負弩之

役數侍先生見先生博大溫夷洵長者鑒裁朗
徹練若素官閒雅清真冷焉獨暢嶽色霞姿亭
亭物表而又虚心體物宣誠勤事兼茲數器以
有令聞則竊歎武夷九疊之下發祥挺異若斯
之靈也旣而郡邑諸生以先生所爲制義見示
某伏而讀之則神駿雄爽精詣玄解格勁而亮
體法而裁雅如其爲人嗟乎讀徐先生文朗若
寫照矣文胡不可以得士哉譬之大谷求之竅
谷也求之響亦谷也譬之長松求之根松也求

之華亦松也故以文得士與其所謂以夢卜以
後車以弓旌以安車蒲輪得者大略等爾神聖
之包絡區宇網羅豪俊其籌畫詎遠乎哉而我
國家二百年以來士之抱竒建策揚芬流采上
贊三五下康四國竹素莫能朽金石莫能泐者
耳目睹記靡得殫述而其有舍三寸之管以進
者邪何則聞蕭蕭之韻則知干雲之材聽嚶烈
之聲則知凌霄之器士之魁壘雄俊者不盡于
文而文則宣之吾得而覽觀焉弗能逃也文不

白梅集 卷之二
能盡先生而匪文則不能得先生又烏可以筌
蹄棄也雖然蛙步不已跛驚千里丘陵學山而
不至乎山百川學海而卒至乎海則人之器具
可習而執文可鑄也故學爲徐先生文者盍自
其人求之

詠物詩序

夫真宰握權鑪錘鑄物不假雕刻萬象森然形
隨性別狀以情殊散萬于一總一于萬前者推
盪後者遷遷然而無弗肖也故曰化工棼而不

雜成而不變運而不勞是天下之絕巧也偃師
之爲木偶也魯般之爲飛鳶也宋人之爲玉楮
也楚人之爲棘猴也工巧之極至於亂真然竭
其神而役之則神弗勝役也假其物而造之則
物弗勝造也是大冶所笑也張僧繇之寫龍三
年而不點睛點卽飛去可謂手奪造化然而龍
也乎哉又九河四瀆之乘雲蹈空而吞江蹴海
者弗可勝寫也而騷人墨卿乃欲收羅抉剔窮
妙極玄操三寸之管城而盡萬物之情狀上發

天機下抽地軸大暢靈氣細極環孺精極情識
粗掩芳蕤一篇之善萬物不能逃其形一語之
工大化不能爭其巧故有巧匠之所莫雕良工
之所莫繪者一覽其文宛然在目非其胸羅真
宰筆含云氣者不與焉大禹鑄鼎而神姦遁逃
蒼頡造書而山鬼夜哭則其効也藻雅之士握
管吐竒枯毫斷鬚動而盈牘每至體物輒閣不
敢下得非以中鮮妙思手乏玄穎邪且也抒心
而妙者十常八九體物而工者十不二三蓋古

今難之矣故雨昏青草花落黃陵則都官以鷓
鴒爲號舞入梨花飛歸楊柳則謝公以蝴蝶得
名物多則見賤少則見珍若使體物易工則兩
君之詩何以獨標嘉譽使少不足貴則二子之
號何以流照後來李杜登壇稱詩家大將凡所
吟諷揭雷霆而吼風雨乃求斯什不亦寥寥乎
則又其効也雲間張君博蒐古今詠物篇什上
自六代下及國朝彙爲一編屬不佞選之更
爲之序夫總千古之精英抉萬品之情態皇皇

造物庸無妬乎予蓋竊恐張君爲丁甲所收而其以波及不佞也邪

劉魯橋先生文集序

夫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道者天地萬物之所
以生也萬物靈矣人於萬物尤靈矣夫萬物之
靈人于萬物之爲尤靈者道也匪道則塊然之
形也物之無情者則無靈道不在乎無情而有
生則其所以生者道也孔子之道爲萬世師說
者多歸功于其六經六經者孔子所以載道者

也非孔子之所以爲道者也譬之藏珠于櫝道
則珠也六經則櫝也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而
孔子暢明之以開萬世使不失其所以生者也
而又取而筆之六經使其所以生生者不磨滅
也孔子而後秦漢六朝李唐五代天地之氣運
趨而日下人物之學術駁而不醇若論其世大
都去道差近則小康去道彌遠則大亂而孔子
之道卒不可得而磨滅至於有宋真儒輩出此
道遂以大明然有宋以前多大亂極做而人類

不殄者道固不可磨滅也大亂之世必有端士
至不肖之人必有良心道曷嘗滅哉使道有時
而滅則人類殄矣由宋而後天下不幸經胡元
之亂中國之統移于殊醜腥穢之氣徧于神州
孔子之道卒不滅有若許衡氏者尚以性命之
說倡於腥穢之朝衡之學誠不足羹墻仲尼而
要之天固令斯人存其所以生生者之一脉也
譬之風霾蔽天曜靈受障而雲物稍薄時漏其
光芒則知曜靈固在也我高皇帝掃除胡元

還我中國之正統 列聖繼之輔以真儒此道
復大明而餘姚王先生則揭良知以示學者學
者如披雲霧而覩青天夫良知者人心之靈明
也立於清虛之境而非實而滯迹運於事物之
表而非虛而沉空人之所以藏感于其寂緣寂
以起感綜事物操綱常鑪錘天地宰制六合無
鉅無細何者而非靈明之所爲也故致良知則
大道畢矣良知二字孰不知之至王先生揭出
之而人斯恍然覺悟而寂感鉅細不必他務遠

索而惟反而求之吾心之靈明如夜行者朗月
在天而猶操炬而行試語以朗月則炬可立廢
而不知朗月固在天也豈尋幽摘新以駭耳目
而奪心神者哉楚劉魯橋先生蚤歲聞陽明良
知之旨于毛道峰精詣超悟而加之以反射實
踐内存炯照外務闇然薦實輝光表裏瑩徹爲
海內學者所師嗟乎陸子以虛靈爲宗而未嘗
不體驗于事物朱子以篤實爲事而未始不觀
照于此心陽明之致良知得之象山而其通于

寂感鉅細則本之朱子曷嘗有二哉當其時鷲
湖之辯不過參考互訂以求信乎此心而信天
下後世初非各立門戶以自爲矛盾各立門戶
而自爲矛盾則後世之私而非儒先之意也劉
先生居嘗著論深明其不然者以此某少事雕
蟲中歲猶不聞道間究心于天地萬物之理則
又雜取三教而泛濫求之以故所見駁而不醇
先生不以某爲不肖嘗進而與之語見先生德
性天成溫然凝然洵任道之器使其得志其于

白榆集 卷之一
世道詎小補哉世固知先生而未能大用而今
先生俯仰嘗格時懷退志此大易所以有不汲
之嗟也

白榆集卷之一

白榆集卷之二

東海屠隆緯真著

序二

比部招議序

蓋自古稱好生之主必首虞舜而虞舜之命咎
繇者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何若是犁然周詳也天之好生大矣陽生駘蕩
不廢陰殺誠謂夫舍陰殺所以陽生者未嘗也
其殺乃所以生也植苗者除莠夫豈不仁莠哉

除所以害仁者不能復仁莠也其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之心見矣我國家律令高皇帝所定也列聖因時變推廣德意益之曰例矣其曰招者何乃有司奉行三尺遵律例而定人之罪之重輕人各自以其罪之輕重而伏國家三尺招是矣曷以議爲上之殺人非誠甚惡斷除其人也惡其意爾是故恆求其所以生不得其所以生乃死之死矣未竟其所以死則生之豈好出入生死間哉誠重之也今京師號

輦轂民犯者成獄司寇有不協大理得駁問比秋將行刑三司更推之必亡枉乃聽伏而五載又大推至左右扶風外郡國設觀察使特司刑獄間遣恤刑使者平反之而其事權盡付之中丞臺御史臺而所遣中丞御史必慎選其人衣繡持斧以行天下歲有司所上斷獄第不協臺使者咸得而駁正之使者卽不悉聰明務究得冤苦狀而徒優游據尊重奚所稱任使意也予往爲理官業見比部招議一書朝夕手之不置

蘄仰見古明刑弼教之遺著之行事已由選部
遷棘寺猶不釋卷也乃今奉 天子璽書使視
江南而予之憂益深矣江南古泰伯之鄉也當
時斷髮畫體侏儻音聲隣蛟蜃而友龍子意不
復知有文物禮樂如今世所稱說者而其人乃
多樸茂長老上非有危法裁之而下亦不知有
上之危法跡其行要自與法遠而匪以避也此
雖稍乏文彩亦何害爲古而今號能讀書話言
道理都服而嫺容豈直薦紳先生能之至耦耕

息販負擔之徒亦靡不彬彬然足觀也然好盡
出其智力以角而虔劉其弱者狎侮欺給攬抄
罔弗至焉戾積而身殉之彼誠自負巧也將不
大拙乎哉其以巧敗也不可謂無知其巧以拙
敗也又不可謂有知有知而無知之死也寧不
悲哉其蹈冥也邪且予又鑒之漢矣漢時不專
使使論囚而郡國守相得徑取中旨自決而王
温舒義縱之徒出至具私馬爲驛上書族捕郡
人千餘家不二日報可流血數千里而目眈眈

猶且恨冬月行盡也人主更能之下璽書旌擢
漢德抑何短也自非蛇虺毒螫人苟有生理者
亦何可快意而婁剪之烏在爲民牧哉今 聖
天子命使予得奉天子使咸名稱行法而實不
得專又於其中法不能勝情者獨取其尤誅之
令毫髮亡當於心得暫緩據實請此其旨蓋在
生豈不遠過越漢也茲議也期在洗冤抑閔蠢
愚辨疑似以聞上諸非大辟戍遣論鬼薪下者
並得從末減亦旣窮日夜力校勘情法稍增損

之俾刊布爲式凡撫屬之吏一一得宣而流焉
千載而下煥然聖天子之德意如舜日之重華
而予小臣得竊附於三就三居之列則厚幸矣

劉子威先生澹思集敘

夫道之菁英爲文文之有韻爲詩蓋不知何所
自始古今人物靡弗馳焉大道默默烏取矜訇
鑿破混沌磔裂元氣以雕太素而變希聲則其
敝也而至人不廢老氏糠粃一世翻然以西滅
迹銷聲黯爾冥寂寧復馳神雕繪者乃因文始

而留五千言五千言庸詎非文邪而白雲謠于
金母青裙歌于玉童卽玄聖靈人情至亦語語
至亦語語韻也仰而睇之夫雲蒼然而霞爛然
而雷電霍然亦文也夫調調琴琴颼颼谿谿觸
穴爲嘯遇松而簧亦韻也故鴻藻之士氣韻清
疎蕭曠之夫神情朗暢必發而爲文采鬱而爲
聲歌譬如根之有華谷之有響天動神來惡得
禁諸然其淺深工拙往往千里豈惟格以代降
抑亦才緣質殊舍文而獨稱詩三百之降而兩

漢也晉魏之降而六朝也隋陳之降而李唐也
如西日不返東流靡回雖有神功莫之挽也孟
德子桓之質而東阿之華也彭澤之冲而江鮑
徐庾之綺也沈宋之工而儲常之澹也元白之
纖而李杜之大也如鶴長鳧短烏黔鵠白雖有
智巧莫之齊也我高皇帝取天下於胡雛之
手南北王氣籠罩今古風雨岳瀆盡吐厥靈以
故雕龍之業亦光起前人爰出異代李何邊徐
諸君導其巨波濟南瑯琊諸君揚其洪流於時

子威先生則獨運靈匠自鑄偉辭有物必博有
玄必鉤有思必湛有語必瑰若太和玄嶽獨立
天嶠跋扈齊州而不肯爲五嶽下大海茫茫日
月湧起雷霆下擊鉅靈走死造物不惜簸弄若
茲亦絕竒矣瑯琊棲心玄真業焚筆研先生深
契要眇常恐弗前而猶有斯集者何則至人不
廢也先生思窮塊北語駕鴻蒙竒古則神姦之
鼎雄爽則風胡之劔險峭則懸崖之溜深窅則
瀕洞之穴乘躋流電不可端倪亦旣培塿子雲

穀雛崔蔡融屈賈而詣化驅斑馬以入深逮其
爲詩又何獨到也程古則蘇李抗旌三謝陪乘
體近則正始命格大曆取材當其得意便闖古
賦之場至其幽遐居然真誥之語可謂思苦志
勞力勁神王沉淵無底排雲直上披靡前後自
建一麾良非偶也某少有蟲魚之癖歲月旣邁
庭焉告罷偶聞澹漠之旨不啻渴夫之飲甘露
瑯邪太原復時以鞶帨見規稍思沉默以學希
夷恬愉以養丹元墨卿之役廢置久矣而今乃

爲先生所挑也故菩提上果猶有聲聞大道神
來未除狡獪結習之不易剗如此哉夫綜物寫
象述事宜情則此道爲勝若求之性命則此特
其皮毛耳至寶不曜真人含光三歎斯語願與
先生共勗之

南京鄉試齒錄序

代作

王者網羅英俊以賢不以齒故華顛非老童牙
非少才諳鵲起鴻烈砰隱要以其人何如安問
年爲鄉試有錄錄以齒者何也則讓之道勝也

唐虞遐規帝道邳隆百僚濟濟後世爲楷垂讓
爰折益讓朱虎熊羆伯夷讓夔龍卽上材神智
不以先人含德冲和宅心柔澹故其所標樹者
亦光明俊偉縣諸日月而聲華到今是讓之道
勝也先王之教人也宗廟膠庠貴老尚齒進飲
食則拜奉几杖則拜溫恭遜讓之禮童而習之
以折其驕蹇之心而養其從容溫粹之度當其
時士大夫之器局閎深德業無玷犁然多玉瓚
黃流之選詩書所稱後世豔焉帝王以還代不

乏俊邁之士或好通脫而惡繩檢習矜露而耻
毀藏擊拳曲跽鄙爲俗儒倨傲鮮腆日爲快士
輕俊子弟薄有才藝至傲其父兄童子何知稍
解伊吾輒輕其先輩讓之道蔑如也藉令他日
出而立朝腹笥五車言如春華能如轉環智如
倒囊其量不足稱也嘗試以後世之士大夫與
朱虎夔龍諸公潔長較短或材智不甚遠而氣
象自別其所標樹奚啻星淵士奈何不遵德讓
哉不佞寡昧謬司文柄於南國我我南國維士

之藪蓋自六朝以來山川盤回靈氣日開文風
日暢家藏夜光人握靈蛇雕龍之業不可謂不
盛矣然竊聞之俗沿浮華士好揚詡少負雋氣
操筆斐然輒思傾江左之彥貴都下之紙前無
古人後無來者則讓之道無乃缺乎是不佞之
隱憂也南國之文盛矣奈何復以文進之是以
水濟水也故余於多士不憂其不文而憂其不
讓子雖神聖不加于父弟雖上喆不先於兄温
然平和冲然挹損濟濟多士雖與唐虞方駕可

白梅集 卷之二
也故士立朝則以賢居鄉則以齒以賢則得真
才以齒則崇讓德得真才則國臻於理崇讓德
則俗還其醇聖王之立教作人意亦弘遠矣哉
爾多士勗之余將藉以報聖天子矣

抱侗集序

代作

丹陽姜先生之爲吾邑博士也不佞某實出其
門先生學講性命教本人倫以作吾邑布衣常
帶之士吾邑布衣常帶之士沐浴大雅瞿然顧
化亦旣彬彬而先生胸懷平澹格韻清疎振鐸

之暇留心吟諷歲月云邁積以成篇躬殆庶之
材而兼黠也之趣每讀先生詩泠然飲冰矣夫
清流不出於淤泥洪音不發於細竅襄陽蕭遠
故其聲清和長吉好異故其聲詭激青蓮神情
高曠故多闕達之詞少陵志識沉雄故多實際
之語詩本性情寫胸次捷于吹萬肖於谷響弗
可遁也先生之詩平澹清疎如其爲人間涉世
故時輒扼腕不佞某乃有以窺先生之際也昔
陶靖節蟬蛸塵壒獨立物表故其爲詩冲澹幽

人韻士嘗好習之至讀其荆軻等篇則知此老胸中磊塊之氣曷嘗盡銷先生實近之先生蓋道足以淑身心教足以澤萬物材足以應世故詞足以陶性靈故可貴也先生令弟大司成鳳阿先生金碧麗藻煙霞體氣知幾有道人也先生於司成爲兄清標遠韻咄咄竝朗京口三山之勝獨鍾于姜穆乎休哉足以表俗昔王祥于正始不在能言之科人間與談理致清遠先生以道學顯名而所爲聲詩若此有德者必有言

詎不諒哉某夙荷先生教粗有成立今則簿書刀錐汨其性靈風塵牛馬損其神識豈惟立德卽併其言失之其何以復于先生譬之市井之夫而譚雲壑之致低而內愧矣

梁伯龍鹿城集序

夫吳越古龍子之國也語英靈則石帆林屋標其勝考人物則伍員種蠡擅其竒選雄剽則水犀君子賈其勇微妙麗則夷光鄭旦揚其輝南徐以東禦兒以北蓋天地秀拔適上之氣偏焉

予讀左國春秋越絕諸書卽其所爲煙熅噴薄者何其翕而愈張出而靡已也迨入皇代益以纒縱文章之伯上掩天心神仙之踪下絕地肺龍蟠之夫滅跡霞表鴻漸之士高議雲臺穆乎休哉單前隻後如天雞乍鳴海日橫出未有若斯之烈者也余自汝潁稅駕由拳攬轡山岡紆軫羣彥載喜載怖如竦身罡風矣崑陽蓋有梁伯龍云伯龍少時好爲新聲是天下之絕麗余聞而太息以彼其才令力追大雅上可東阿

蕭統下不失爲王江陵李王孫而胡乃自比都尉侈爲豔歌是以龍驥捕鼠也近始得其古近體讀之儁才豐氣往往合作益大欣賞其始一何皮相也故知名姝國色冶容則冶素面則素朱絃白雪房中則房中郊廟則郊廟何不宜哉伯龍爲人長身嶽嶽氣韻蕭疎家貧晏如條然物外所至山林褐博王侯貴介無不爭致伯龍伯龍入戶把臂爲驪而已譬如海鷗野鶴時或近人而終不依人故其爲詩當其綢繆間多情

語當其蕭散間多曠語總之玄霜絳雪非世所
常珍余於是而益歎吳風之亶厚也夫草木之
華必歸之本根文章之極必要諸人品延清澳
忍君子賞其文而薄其人襄陽清遠則此道益
貴也伯龍旣長麗情復多曠度身有八尺之軀
而家無百畝之產入媚其妻子而出傲其侯王
故天壤間何可無斯人何可無斯語

范太僕集序

詩者伎也其爲道也小其爲象也假而古今之

人率馳焉甚則畢生之神力而爲之曹劉潘陸
顏謝江鮑徐庾陰何蕭范以及三唐諸公專門
名家其于詩譬則其飲食裘葛固也無論卽至
人玄聖匿跡含靈英物大儒崇鴻務鉅非屑屑
然爲詩者而時或不廢孔子神授聖智嘗欲法
天希言而至手刪詩以傳後世龜山之操兕虎
之詠至今伊吾人口竺乾古先生修真去妄總
空一切而間留偈語詩格宛然余讀黃庭真誥金
簡玉書琅琅鏘鏘盡作韻語故知東華西池南

白梅集 卷之二
真北陰鬱蕭彌羅之上蓋珠之中曷嘗不以此
物爲貴也又況文士墨卿暢情流響夫何惟其
殫精竭神而終其身爲之哉古今之人才智不
甚遠絕殫精竭神終其身而爲之而格以代降
體緣才限儻流英彥逞其雄心于此道淺者欲
其深深者欲其暢蹇者欲其疏疏者欲其實弱
者欲其勁勁者欲其和俗者欲其秀秀者欲其
沉狹者欲其博博者欲其潔以並駕前人誇美
後世其心蓋人人有之而賦材既定骨格已成

卽終身力爭而卒莫能改其本色越其故步而
止以精工存乎力學而其所以工者非學也以
超妙存乎苦思而其所以妙者非思也三唐之
不能爲六代亦猶六代之不能爲三唐五七言
近體之不能爲十九首亦猶十九首之不能爲
五七言近體徐庾之不能爲陶常亦猶陶常之
不能爲徐庾青蓮之不能爲少陵亦猶少陵之
不能爲青蓮世有智籠宇宙力格羆虎而用之
聲詩則短辯倒江海巧雕衆形而施之唵咏則

拙故雖小道亦有不可強而能者雲間范太僕
先生天資俊邁器局端凝爲郎爲督學爲大方
伯所至展采錯事弘伐隱起而閒情曠度時寄
之山川風月車轍馬跡殆半天下而登覽唱和
之什布諸區內雲散霞流久而成集不佞某得
而讀之大都沈雄和暢出之自然高者業據大
曆上座稍稍降格亦不失錢錙雁行蓋先生身
嬰天人之大寶心覽性命之玄超故雖簿書填
委若在丘樊王事紛拏不廢吟嘯及其挂冠而

歸谷水之陽輪鞅去體禽魚來親澡水晞崖益
耽篇什不佞以吏牘小暇時得侍先生杖屨于
西余天馬之間見先生逸翰颺飛嘉藻泉涌口
不言而神伏焉夫自三百篇而降士大夫之攻
聲詩者何可勝道然而英靈河嶽代不數人秀
句瑤華人不數首其間剗心敝形聲銷名滅生
有千萬言而或不傳一字者又不知其幾比于
候蟲方以候鳴亦以候止此修名之士所爲涕
泗嗟傷者也顧萬物之形容聲響皆有銷歇時

白梅集 卷之二 十四
而惟精神不可磨滅漢高帝西楚霸王大風垓
下之歌不過三言耳而萬古跌宕千秋悲涼則
其雄豪沉鷲之氣不滅也又况至人高士陶洗
性靈而發之者邪孫公和塊處石室竟日亡言
而後之人猶能道之所以傳者不在言卽又安
用多爲而范先生之詩固自有足傳者在要不
在詩將閒情曠度時寄之山川風月是乃先生
之所以傳者也

王問伯制義稿序

夫出而必薄盈而必缺天之道也不佞觀霞之
燦也易流崖之削也易泐竹之表勁也必虛其
中華之香烈也必減其色故物莫有過盛過盛
則物妬之吾不能無疑于問伯問伯之先自其
王父以及于鳳洲先生與其仲父麟洲觀察振
絕調蹈咄荒掩靈秀空人羣其盛至於無以復
加而衝風之末猶爲問伯是天之驕王氏也莊
生不云乎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羽也無力
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今王氏之

積厚矣有力矣天顧驕王氏乎哉昔先大父司
質司馬精誠取亮功在夷夏而以讒死天下匹
夫匹婦寃之比于宋之武穆是造物所哀也弁
州兄弟之才之文籠罩千古而汎愛兼容寬然
長者天下之饑寒不絕于門而才峻不虛于席
進蒙其嘘獎退而詬訾之朝沐其恩注暮而齟
齟之兩先生弗聞也進而嘘注之歡然嘘注而
詬訾而齟齟之歡然退而詬訾齟齟之而復進
復歡然而曾不以此爲德不卒也此其器量何

如哉是造物所賞也造物哀而賞之其錫必厚
卽司馬之後是爲兩王兩王之後是爲罔伯固
也何驕之有罔伯士之駿也我以爲駿人以爲
駑至于一旦以文冠其南國南國遂帖然從而
駿之嗟嗟此罔伯也今一何駿始一何駑乎昔
人之謂王藍田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其
家猶爾矧他人哉玉之在石也和氏以刖及其
剖也秦人奪之趙人爭之玉非有改也罔伯剖
矣吳故多名士以予所見其爲罔伯而未剖者

吳猶不乏在事者惡得不注念也弗念則皆駑也駑而駿之爲日不晚乎以罔伯之才之文一冠南國而南國帖然則呼順風也雖才且文抑或以其弇州先生之子邪以罔伯爲弇州子則呼順風弇州而有子若罔伯者則風水之積厚也雖然余終虞造物之妬子矣陸士衡明知道家所忌而猶冒而爲之難以語智周魯靈長大都以忠厚謙冲之道勝也罔伯祖父以精誠寬大承家數世之後乃有罔伯罔伯遵而行之後

未艾也而其道在損老子曰吾之所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罔伯之用物弘矣弘而不已必有後憂故罔伯之爲駿也玉也冠南國也是皆所當損者也究之卽罔伯亦損也損則虛虛則亡不游矣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蹈金石而無碍步日月而無影則虛之極也罔伯誠思之今則駿始則駑剖則玉不剖則石駿也駑也玉也石也何常之有知其無常而猶屑屑然有之是夢者之抱大珠惟恐墜也嗟嗟罔伯之寤

也久矣
予讀杜少陵詩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則心
神泠泠爲爽也岱稱東嶽其上七十二君丹書
寶錄在焉白雲起于封中曜靈出于日觀身在
絕頂罡風扶之日極銀海嘯通帝座當下界雷
電交作風雨晦冥上方且披豁虛灝萬里朗徹
又元君所治作鎮于東笙簫鸞鶴往往而見靈
區勝蹟固圖記所張皇哲王英主所豔美而幽

人韻士所栖遁也余生平勝情勝具頗亦不乏
而車轍馬跡未得一捫梁父則天張之爾豫章
朱大理可大與東阿于太史可遠東遊登岱立
馬封中夜半聞天雞觀日出齊州一指大海一
沫澄光灑氣了無端倪振衣長嘯謾謾與五松
寒濤相應骨雖未僊輒使人有凌虛出世之想
咄哉兩君茲遊一何竒絕也兩君各得詩如于
首其道中所得者總之屬于登岱余讀其詩太
史深秀婉暢骨格天成大理峭拔沈雄高華絕

世方之老杜可謂異曲同工故余以爲山靈之
遇秦皇漢武何如一當兩君太史生長東土岱
其家山大理以謫居故得偕太史同遊雙標佳
韻並映崖谷則泰山君之傲寵靈于兩君子也
余無從東行日手東遊記一編卽宗生臥遊然
而余五嶽之遊皆臥也

屠司馬詩集序

家司馬天才豪逸凌轢當代自其少時落筆吐
語光芒亂射如乘躋列缺閃爍變幻不可逼視

慨然有志于作者及釋褐服官出入中外遂講
古豪傑經濟大業耻攻雕蟲徒空文自見及秉
鉞于楚奉 詔修玄嶽謁玉虛師相探金箱寶
笈下而遇異人青羊橋上恍焉有悟則又冥心
至道栖神清虛不欲以鞿悅之文自取銷精耗
氣也故其爲詩貴跌宕而黜纖細尚雄渾而薄
雕鏤務興趣而略聲律其間有語直而意婉體
質而色華句淡而味濃調險而氣適或情境所
到頃刻千言或累月沈冥不哦一字是雄豪大

人鉅麗之章固非隅曲之士所爲嘔心枯形而得之者也公晚年擺落世務不以一物經心時拈枯碁時銜濁醪罷則終日危坐與至矢口偶成一詩取適而已了不求工而天機流暢顧有非嘔心枯形者所能到嘔心枯形者務以死求其驚人而索之味短公了不求工矢口取適而徃往神來則存乎養也司馬少負竒穎中歲奮於勦烈晚杜德機舍光塞兌儻所謂古之有道喆人者非邪若而人者卽不留一語不垂一文

其神氣固足不滅而況名章大篇纍纍若此何憂不傳余與公爲諸父行而少于公甚總角相眷受公國士之知三十年公年八十化去余時作由拳長聞計爲位而哭公極哀白日爲余慘淡匿光道路聞之至哀慟父老云蓋至今公與張司馬同一尸祝而公子田叔有俊才淑質清真好道與余爲同心交卽余不手定公遺文以傳後世誰當定者嗟嗟子期亡余琴可破矣臨文三歎心折于茲

靖江朱氏族譜序

夫葵衛其足葛藟陰其本根萬物猶然而況含靈之屬哉先王之世最重宗盟則以敦睦展親義之所出也古者如姬水大嶽神堯李耳必推其自襲神明之器嬰天人之寶彈壓神州光起榮烈恒必由之魏晉以來益重門伐矣崔盧王謝顧陸朱張其在江左代號鉅宗門寒地賤者卽身都將相朱紫赫煜而退而不敢與齒必也求之芝草醴泉之云無乃固哉然而烏衣之胤

世有門風文藻器具亦在所深也則宗盟之關乎人不尠小矣靖江朱氏僻在菰蘆遡而求之實故江左著姓僊源靈根判簿是始篳路藍縷懷遠實開之判簿而上茫昧哉懷遠以下胡其蒸蒸也江左于寓縣無當一丸靖江于江左無當一粒而朱氏乃巋然顯於龍子之國至雲仍之盛如在明君者遂以行義風調藉甚其聲山輝川媚烏得闕諸乃知長松之礪礪上千雲霄下蔭茯苓大澤之噴薄細育蝦蛆巨產龍蛇其

白梅集 卷之二
所由醞釀鬱蒸遠矣朱族故有譜不盡雅馴在
明君乃聘太原王百穀先生纂修焉約繁文陋
雕龍繡虎亦旣彬彬遂冠南國其間稍多剗削
要還大雅而宗人自愛其痴日有哢哢百穀與
在明君堅持之不下也王君以俊才朗識爲朱
氏董狐孫盛此腕可斷而筆不可奪彼宗人無
趙宣子桓大司馬力奈何曲筆事人而令後人
嗅輒穢之也快哉太原金石比烈今代乏信史
矣焚香開局則有蘭臺石室在若而夫不以登
口也是士孫氏所嗟也

少室山房稿序

夫詩難言哉標拔藝苑掩罩人羣蓋搦管者率
多雄心然定精而索之必有所不探畢力而趨
必有所不至覽觀古今學士大夫之作事勝則
傷致情勝則傷裁理勝則傷韻氣勝則傷格浮
豔則傷骨緊迫則傷神是詩家之魔事也世有
小才獵得一體輒自斐然驟之鼓吹而徐之音

灰孽之春華而味之嚼蠟翳豈不力天則刑之
夫夜郎王惡知漢大哉余友胡元瑞束髮治詩
騷騷高步濶視比于蒲稍躡浮雲而上其氣盛
其才豐也十九首如洞庭雲門千秋寥寥用其
語則襲不用其語則遠作者爲短氣罷爾元瑞
獨奮而嗣響不襲不遠庶幾古人典刑曹氏父
子以下取法而裁匠心而運詣妙境矣而尤長
于五七言近體無音不亮無思不沉無體不厚
無骨不勁無韻不飄無法不比其雄大而峭峨

肩劍閣之秀其縱橫而整昆陽鉅鹿之師人曰
于麟不灰固誠知言然其離合變化則不盡出
于于麟也弇州兄弟汎愛兼容爲世溟渤一至
此道便持不下而獨盛推元瑞海魚龍鮓非司
空疇賞哉余與元瑞同舉于鄉兄弟之義甚好
知元瑞詩自兩王公外宜無如余者雖令元瑞
自言之大都若此矣蓋自余爲吏與元瑞不相
聞者六年癸未握手都門數從海內諸名士游
余兩人遂益驩元瑞謂余曰子修辭海上士爭

執牛耳而盟子家藏靈蛇人厭鼎鬻獨胡生眇
不聞警效之聲久矣子且懸書以詫海內海內
冠帶同盟之士載書登藉纍纍如雲而獨寂然
于金華牧羊兒余則不遭亦子他日千秋之恨
也家有山房敝帚微享千金子盍圖之余日子
詩業乞言兩瑯邪其爲千金大矣余奈何復爲
衝風之末乎乃元瑞請不已而余之車馬復有
行色于是勉爾抽毫面目沙土口吻煙霞余則
愧之顧余兩人之好與余之知元瑞詩若此其
深也非是言則天下不得聞余惡能已哉

嘯廬四賦序

昔大禹覃神蒼水應之金簡出焉愚公專精帝
爲之懼操蛇之神下焉矧文章者靈明之器也
上帝之所命鬼神之所憑日月五曜之所會嶽
瀆風雨之所奔其爲物閎矣劉向發祥于青藜
文通乞靈于彩筆子雲吐竒于白鳳王孫徵異
于玉樓秀絕之姿卽得之天授自非精神所潛
胡由獨詣也文章道鉅賦尤文家之最鉅者包

舉元氣提挾風雷翕蕩千古奔峭萬境蒐羅僻
絕綜引幽遐而當巧自鑄師心獨運豈惟樸遯
小儒却不敢前亦大人鴻士所怯也卓哉此道
盛推西京建武之中長卿其傑識者謂其賦不
似從人間來稍降而執戟便遜前人譬之良馬
工步輒方蒲稍毛色僅存神骨頓減彊弩之末
則有景純玄虛諸公雖非天來亦復砰隱比及
皇代王氣鬱昌文藻連翩此道終缺北地盧柟
差稱矯然亦鉛刀承龍劍之乏爾二百年後乃

有董生董生好古耽竒軒軒擡舉他文尚多未
備而獨逞其雄心慄氣于四賦方其研精索之
枯形嘔心神氣四揚逮其既成拊玉縱金掩罩
區宇出以示時人時人未之竒也余適歸自萬
里董君揚明以其賦來謁屬余敘之若左太冲
之傲寵靈于玄晏先生然者余始讀之咄咄神
爲王也再讀之矍然懼伏三讀之魂魄爲漭漭
晃朗若蹈虛空而翔冥極嗟乎玄珠喫詬離朱
之所不能得而董君得之溘而夕死固可無恨

白榆集卷之二
余又聞君賦將成遂感異夢信也詎有此道而
不通神靈者哉昔長卿賦出帝乃恨不同時大
冲一當皇甫君言都下遂爲紙貴余旣賞君才
而又嘆君之不遇雖然以俟千秋萬歲可也

白榆集卷之二

白榆集卷之三

東海屠隆緯真著

序

李山人詩集序

夫水之觸石也松之遇風也泠泠蕭蕭嘹烈而
清遠出而土囊吹而爲呖胡其夔乎則其所託
者然也騷人墨卿無代無之後人乃往往好讀
仲長統梁鴻鄭子真尚平韓伯休陶靖節王無
功孟襄陽諸家言豈非以其抱幽貞之操達柔

澹之趣寥廓散朗以氣韻勝哉孫公和獨處石室嗒然而已嗣宗對之長嘯意盡而退至半嶺聞嘯聲振崖谷若數部鼓吹顧視乃向人嘯也而嗣宗輒用自失高韻勝氣一嘯而足卽安所事馨欬之言故詩不論才而論性情亦存乎養已世有心溺珪組口胷煙霞其言雖佳其味必短何者爲其非真也余友李山人賓甫少而辭榮中歲石隱家幸不乏負郭弛于負擔所居有林臯泉石之勝灌園垂釣與禽魚親發爲詩歌

力去雕飾天然冲夷語必與情冥意必與境會音必與格調文必與質比非獨其材過人蓋根之性情者深哉則其所得於丘壑之助不小也少室終南詎不翛然一絰時榮體氣遂別雖復津津雲林如嚼蠟何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山人之所以幽絕足賞也余少家鼇鼉之窟野性甚習蓋庶幾有山人之心不幸爲世網所羅幽人之致滅矣而猶復與山人津津不已是天台子微之所以笑盧公也雖然神遊八極青蓮庸

詎非嘗在供奉之班者邪

贈楊大夫應召北上序

夫吏道尚循良古今譚之則天子所使牧寧區
寓牧養元元俾無敗羣斯其職也釋此不務務
栩其精神獵華弔詭爲嶽嵒嶄絕之行以鬪竒
買名驟而施之可以得志然于計安黔首之道
蔑如也又或媵阿闐茸猾稽圓通巧以游于世
而規取大利亦時人所賢無乃非莊士之操哉
乃若爲吏而寬然仁慈閎然淳樸行安而志和

神安而氣定周詳整暇兀若丘山覃思致精壹
意黔首上不立竒節以驚時下不習繞指以媚
俗而吏道醇白絕無瑕類則吾鄞大夫楊侯是
也鄞于越絕爲最鉅西控吳楚東接溟渤俗華
民貧枵若大瓠然飛蓋結駟者出輒成羣風之
靡也務日以煩侯之胸中殊不煩若冠帶雲集
案牘山纍厥嘒嘒者其下如沸侯悉徐而聽之
蓋人人靡弗得信其口旣而徐出一言剖之亦
人人靡弗厭其心其神氣固常凝寂也事上官

白梅集 卷之三
其而無諂禮鄉士大夫敬而無隨治事勤而不
苛出令詳而不細而精神計畫壹以爲天子牧
養元元爲急故陽春之意常多于秋霜士庶亦
以生我之恩附焉連袂而歌交口而頌無間黃
稚婦孺蓋自古以寬和得黔首心未嘗有若我
侯者卑窪無論卽高自蘄絕炎炎隆隆鬪而獵
取一時聲譽者久之且索然銷沉彼不茂其根
而茂其華效固若此侯惟溫溫愷悌不爲名高
而聲實隱起遂爲東諸侯冠語有之鼓鍾于宮

聲聞于外然是豈侯之心哉侯知奉職循理而
已今夫水性好平長風下擊濤如連山水不辭
爲下百川歸之至于稽天侯之政平而善下世
之務蘄絕竒詭者卒莫先焉故上善若水侯今
行矣朝謁 至尊莫列臺省則他日之風稜嶽
嶽龍矯而鵠擊者庸獨非侯邪嗟乎余東南罷
矣固侯所耳而目之當 人主前席侯時訪問
民間所疾苦余願侯首以海壖之氓置對余與
邑父老子弟世世徼侯大惠雖在闕下猶東也

白梅集 卷之三
是役也侯部下士方君陳君等數十曹何實乞
贈言于余侯之居東惠愛在氓黎而章縫之徒
佩德尤切焉余觀多士趾未及河之津而面皆
慘色其在父老子弟可知矣

送大宗伯徐公致政歸三吳序

夫于將莫邪神物也俯截海水仰扶浮雲其用
良可寶也鑄而成之詎易乎哉赤堇之山破而
出錫若邪之谿涸而出銅雨師灑掃雷公擊橐
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其成若斯之難

也異人豪傑稱社稷之器嘈啞砰隱光昭金石
垂千秋名故非偶然也其生必挺河嶽之氣而
其成必有操鼓鑄之權者出入于蠻煙瘴雨憂
勞于百折勛展轉于死生禍福然後神完氣
定而可任大事若今大宗伯江左徐公是也公
爲人磊落淹通博物知古明于當世之務與之
譚洞極三才兼綜萬變陳先民之所常言吐洪
蒙之所未有了如倒囊而出物德器凝重不爲
物先迫而後起事無大小靡不倉卒立辦游刃

于虛無有足難先生者而尤善當事變撼之不
搖驚之不怖有古大臣風公材故自得之天授
乃按其生平其所至成于鼓鑄者良深哉初爲
祠部郎有聲時世廟躬修玄默饗祀郊時
上英明嚴重百司頗難于祇承而公爲祠官累
贊鴻禮咸惟公勞有不由公則不協諸郊廟
疏辭樂章多出公手間有不出公手輒無當於
上心大宗伯甚倚重公公亦孳孳志飭在事凡
六年出爲荊州守大宗伯吳公深惜之荊州沃

野俗獷宗室多橫不法公用包荒馮河恩威大
著沙市者荊州稱上腴一郡仰給而景殿下心
薄封土用宵人言計奪沙市以自廣沙市者荆
人待以爲命而景王以穆廟親弟取上旨
收沙市何啻泰山壓卵公曰沙市者荆人以爲
命不可不爭夫此非天子之尺土奈何親王得
規以爲利以計給王使而身就詔獄時同事
一二大吏懼撓天子骨肉親禍且叵測太守實
首難而波及同事罵公不容口公以歿持之而

神氣屹不爲撓事出特原公其事竟得寢公知爲黔首歿爾事寢而特見原繫非公本懷也余聞之楚人公去荊州時父老子弟爲歌謠而慟哭遮公者擁車前後幾百里及由藩臬晉御史中丞開府鄖陽時江陵相國有父喪他中丞動以數千金爲奠賻最少者不下千金率取之郡中鄖陽守某業先意爲公治千金而微探公旨公大駭笑曰寧有爲天子撫臣而以千金賻相國家喪者禮則有奠餘非所敢知守以例爲公

置奠禮稍華公又卻之曰禮哀有喪華何爲者易之而後行江陵先是心服公爲守狀至是雖不憚返其奠而益敬公大節凜凜若此及公由鄖陽入爲少司寇未幾遂晉大宗伯江陵謂公曰秩宗典禮廢墜已久賴公一振刷之公視事後與諸司日夜講求凡國家大小之禮仰規先生下合當世務定畫一以爲楷模諸所釐正犁然每與江陵議大典禮恒鑿鑿持正論無所阿江陵雖強復內不能平而恆勉從公江陵刻

深好諛敢排天下公議而直行其胸臆所引用
多從諛小人竟以此敗而獨能心知公材拔之
稠人登之大位以彼其盛氣恣睢一言且語所
當無不立糜者而特屈體容公卒能殫心擘畫
興于禮樂雖江陵一隙之明實公生平鴻材亮
節有以折服姦雄心耳公在南宮三年適山陵
事峻覃恩加公宮保而公遂乞身 天子特念
公勤勞久優詔許公乘傳歸嗟乎公老矣而神
明視履尚未衰何輒謝事然聞之功成名遂身

退天道也公及未衰而完身名以東東則有虎
丘洞庭在擘結煙霞婆娑而遨焉公則適矣第
老成去國有識所嗟不佞幸得以職事從公後
方竊自喜朝夕咨諏庶其不迷而公乃東一旦
遇 朝廷議大典禮不佞輩瞽瞍其何所裁是
不佞輩之戚也他日 主上或思黃髮行首及
公其胡能遂安枕東山片石哉

送殷無美出守夷陵序

夫人徼山川山川亦徼人穆天子遊崑崙涉瑤

水而後與西王母遇軒轅氏登其茨崆峒而後
得一當廣成子人不徼山川乎會稽以神禹茅
山以叔申匡廬以匡君焦山以焦處士山川不
徼人乎幽人曠士目窮九州胸結五嶽卽一瓢
一衲而從之亦足愉快而况縮符結綬得天下
佳山水處臥而撫之半治簿書半理芝朮人吏
散去白雲下來泠然足暢也又何羨交戟之下
乎昔謝玄暉出守宣城牕中遠岫庭際孤松標
韻蕭遠至今猶稱謝家青山焉風華映人遠哉

世人目金華爲清虛鄙簿領爲穢賤夫清濁寧
視其境視其心爾故跡寂心喧金華亦有穢賤
跡喧心寂簿領亦有清虛大丈夫朝釋草履暮
縮理人印得以專城南面而爲其所欲爲而又
得坐擁靈區秀壤結人外之孤悰而寄胸中之
寥廓是人生大快事也余友殷無美江左名士
結髮讀書以蝥狐先登秬壇南國之彥靡然從
風年逾四十始起家進士以彼其才有國鴻寶
乃上不留金馬之門下不直含香之署而僅領

荆南斗大金州以出人多爲無美抱忿悵不平
謂騰空之驥不以捕鼠割象之劍不以割鳧嗟
無美而以捕鼠割鳧邪余謂不然陸士龍之于
吏道甚習嘗爲宰有異政而卒以文掩皮相之
士往往謂文人卽摘藻如春華無益殿最毛髮
斯楊子雲之所以薄雕蟲曹東阿之所以求自
試也無美斧藻之辭業聞于天下所不知者吏
道也而無美雖儒生爲人顧深沈有計略可與
成大事試之牧伯且以綜核精彩大覽風猷爲

文士解嘲而又以吏隱領略山川風物美哉斯
遊又安所用其忿悵不平爲也寰區山川風物
之美莫如荆南蓋自古記之七十二峰之上朱
陵紫蓋兀立雲表洞庭雲夢浮天無際薄魚龍
而吞日月片颿浮大江而上蕩瀾衝擊波濤相
礮使人心氣恐怖驚其險絕若夫順流東下方
舟如箭鳥啼猿嘯峰巒來迎瞬息千里使人神
骨冲舉樂其凌虛僊靈怪異則有巴陵黃鶴之
遺焉雄豪恢詭則有七澤大獵之事焉妙麗恍

惚則有涇陽龍姝巫峽神女漢臯湘浦之靈焉
閔肆鉅麗則有倚相屈宋之材焉蘭芷射干茝
離蘼蕪參差歷亂咸可采擷大丈夫握盈尺之
組儼然蒞荆王故國而遐歷周覽六千里之山
川風物暇日集賓客登陽臺把酒吟眺卽神女
滅沒隱見修容端靜不復敢以片雲點使君巾
袖躡君山謁黃陵廟而髣髴聽湘靈鼓二十五
絃時倚春竹時隔暮花亦足暢矣詎必騎一欵
段日盤跚蹶躡長安道上而後稱顯融得志哉

嗟乎無美行矣海上有得道神人方且餐霞絕
粒而遊乎太清之表浮雲三事若將浼焉固無
美平生師友也卽藥巴王喬安知不爲無美哉
余嘗濫青谿長不習爲吏而刳心去智亦嘗與
海上得道者伍蓋庶幾無美同調乎無美行矣
南嶽祝融之神且命掃地十里而候使君前茅
矣

王茂大修竹亭稿序

夫詩者神來故詩可以窺神士之家廓者語遠

端亮者語莊寬舒者語和褊急者語峭浮華者
語綺清枯者語幽疎朗者語暢沉著者語深譎
蕩者語荒陰鷲者語險讀其詩千載而下如見
其人士不務養神而務工詩刻畫斧藻肌理粗
具氣骨索然終不詣化境古之名家拮匠懸諸
通都白日與天壤俱非其詩傳神傳也余友天
台王茂大才氣豪逸天藻爛然爲人抗爽表裏
洞達望而知其豪士莊人以萬曆五年進士出
宰進賢吏道醇白冠東諸侯召入諫垣言事忼

慨無何外補楚臬王君不少芥蒂笑謂人曰楚
故大國之風哉三湘七澤自昔稱空濶鉅麗荆
王之所馳騁屈宋之所悲歌漢臯湘浦之所出
沒幻化魚龍雜還荇藻參差余所治衡嶽則有
祝融南真在焉七十二峰實邀余杖屨余五嶽
之遊實始于衡快哉茲遊帝寵靈小臣多矣余
觀于茂大之處此而彌信茂大之標韻脩然物
表間讀其所爲詩亦秀逸跌宕淋漓不休肖其
爲人甚茂大之詩神來哉天台一時蓋有兩王

生云其一爲恆叔恆叔蕭曠玄解有出世之度
詩亦冲融其台嶺之秀所鍾邪一栖兩雄余懼
山靈之罷于奔命矣

送董伯念客部請告南還序

吳興董伯念童牙稱竒稍長高視逖聽豐意千
秋之業讀書自黃虞墳典而下卽齊諧禪官無
所不窺下筆自古文韻語周漢隋唐而下卽近
體新聲無所不詣覽其誤結往往神來徜徉恣
肆驅白浪乎丰容擢秀吸青霞乎當其意得蛟

龍上馳雷霆下擊閭浮震旦須彌崑崙時吐胸
臆而日月五星嶽瀆風雨悉趨毫端驟而逼之
神驚靜而對之氣爽其才如此爲人通脫暢朗
飄飄欲僊與之遊輒生人外之想少負竒穎賢
而抱虛長于朱屏華而能素秉心尚通縱而知
檢雄文早達貴不及汰白屋寒峻之士雲歸之
古有東阿蕭統以藻揚伯倫無功以快稱平原
大梁以俠著伯念庶幾兼焉而尤好不佞不佞
薄收東海聲伯念耳之甚習比南宮一接目擊

道存歸語客曰屠生果然快士向也吾聞其聲
今望見其氣矣自是引爲臭味雖吳國雙鉤延
津二物不是過也居無何伯念頗厭居舍香之
署請告還吳興吳興東連越絕西接姑胥山水
秀潤甲天下罨回谿上青沙白石紅蕖紫荇歷
亂而參差嘉魴素鯉鴛鴦屬玉飛鳴而上下瓊
樓紺宇畫橋遊舫襍遯而周遭天清地晶丹霞
映空松栝怒號風雨忽至則天目諸山之變幻
也梅花萬樹桃柳綺錯煙牕雲島雞犬秦人則

青芝諸山之幽絕也伯念曠士乃一朝歸而盡
有之蠟屐捫厓擊楫橫波風吹巖阿月出浦口
山采芝苓水擷菱芡朝餐沆瀣暮領殘陽意與
所之累月忘返覽六博于花間弄寶瑟于石上
尋高僧于古刹逢異人于深林則可以離垢絕
塵凌虛逕度又何戀一曹郎之榮乎不佞故海
上披裘帶索之夫也偶邀時幸竊祿下寮生平
有煙霞之癖日夜不忘丘壑間而苦貧無負郭
一頃飽其妻孥不得已就五斗中外風塵馬蹄

未嘗不結思東南之佳山水于伯念行尤極惘惘不自知其神與俱馳矣雖然世亦有有之而無無之而有者夫仰熙丹霞岫深淥水身在靈壤心嬰好爵是有之而無者也八溷世法內宅清虛足蹈九州腹隱五嶽是無之而有者也伯念歸而有君家之天目而不佞留而有吾胸中之四明其爲消搖一也君卽安得以其所謂變幻者所謂幽絕者詫我哉

青芝行戍集序

夫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古今以爲名言余獨曰不財最穢濁故溺貪夫名近清虛故動烈士語是矣而非其至何以故夫金可鎔而不可改其剛蘭可焚而不可易其香隼在轂猛氣具虎方乳雄心存彼且然而彼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此天性也藤蘿善附松栢獨秀庸夫選與壯士義烈亦猶汪罔之不爲焦僥嫫母之不爲夷光哉聶政刺客之雄耳意氣所激猶蒙面抉眼自滅其名非其姊以歿白之後世誰當知者而况卓

落大賢英偉沉毅夫既天植其性而又佐以古
今博以義理彼其胸中之跌宕方且糠粃六合
浮漚天地烏睹千秋小名乎夫萬乘在前斧鉞
在後直鈎推之曲鈎引之自非百鍊之剛脊亂
戰隕五色無主何暇修名修名者曲士之規非
卓落大賢之操也故相江陵陰賊驚刻操下如
束濕暴而宣慾睚眦殺人多布腹心中外伺察
採訪凡僥及江陵者卽片言細事亡不以聞立
得竒禍中外道路以目會江陵父死懼一旦大
權去已人乘其後且獲罪叵測謀奪情不奔大
小臣察其儔不畜憤而就李沈君純父時爲比
部郎與同舍郎艾君輩四三君子先後上疏爭
之江陵大怒上疏者並得重譴沈君廷杖至八
十謫戍南海逾四年而江陵歿沈君等皆賜環
當其畏創忼慨出都門都人士女無不蘇蘇泣
數行下而君故豁如此之南海蠻煙瘴霧之與
俱狐狸山鬼之爲友姦人伺影凶類含沙當其
時命何止一椰葉哉而君又豁如日提一壺尋

白梅集 卷之三
野人山客相與啖荔枝而聽鶯聲枕椰樹下快
然自適頽然自放又安知其身爲遷人遠在瘴
海時與歿隣哉以故發爲詩文沈雄俊爽鎮壓
百代何則其神完其氣定也夫蘇屬國十九年
雪鬢所當萬歿自分此身終胡地灰耳詎能料
其白首歸國乎沈君南戍伺影含沙者滿前後
令江陵緩數年不歿君之爲嶺徼游魂必矣生
還何望焉此非以歿生爲旦晝以四大爲幻妄
者不能辨而謂其持七尺博千秋小名乎純父

在南中所爲詩文名曰行戍集新都理龍君善
遇純父燕邸驪若平生讀其集歎賞不已携之
篋中將命工劂于官舍而沈君則以敘見屬夫
桑陰杵臼片語卽合風期同也君善少年挺洗
馬之姿兼平原之藻翩翩氣俠雅擅南國俊流
宜其與純父一見相賞輒忘形骸也而不佞某
並得幸于兩君子愉快矣雖然純父業耻殉名
而君善復傳其集無乃非烈士意乎夫純父有
道者視茶如薺齊夷險歿生而時寫性靈寄之

白梅集 卷之三
筆墨卽文字可滅性靈不可滅也老氏西出關
涉流沙有身之累盡遣矣而猶爲尹喜留五千
言彼豈以名故哉

田翁壽詩序

夫木難媚澤瑤琨潤山寶刻之藏必有異氣龍
湫之上常吐神光精華所暢惡能闕諸靈明碩
偉之夫出好託于薄仕退每結於高霞始觀人
羣終踐大道故南華漆園王喬葉縣稚川勾漏
許穆長史流盼九州息影五嶽鍊形石室頓轡

雲空東攬若木西涉層城鼎融八石口饜五芝
斯天壤之俊民丘樊之逸韻也潁川春野田翁
少標竒藻長冠人倫以兼綜千古非竹素不掩
故下帷以廣識鼓鑄羣才非鑪錘不運故造士
以宣規淘汰性靈非幽通不滌故援神以治心
調煉神炁非涉事不精故薄遊以玩世終抱沖
玄非擺落不暢故遺妄以完真欲專修緯非斷
緣不純故式穀以貽後翁子姓繁昌芝蘭郁烈
有子田勸大貝南金發藻詞林騁步天路翁志

自補集 卷之三
抗霞外跡寄寰中方且治青精以爲餅取沆瀣
以爲漿匪獸永年遂將度世洪崖叔卿起鳳吹
于花間玉女麻姑下龍笙于煙際快哉靈超飄
然虛趨宇宙甕盎萬物蚍蜉矣余聞之淮南八
公雞犬竝去丹竈存焉蒙莊濠梁老氏苦縣皆
翁之鄉人也龍沙八百豈偶哉夫塞兌含光至
人所寶余乃妄肆雕繪爲諸公輦輓倡令翁聞
之有胡盧而登于蘇門也

鄒孚如制義序

王者乘日之車御以六氣鞭以風霆而駕赤縣
神州赤縣神州將奔走焉豈惟籠羣愚亦籠聖
智雖有英雄異人不得逃古之王者登俊于朝
其途不一總之其相以氣其合以神無徒索之
皮毛故無擇乎夢卜疇咨耕釣鼓刀戎夷纍囚
飯牛牧豕朝脫草履暮列端揆上無生平之素
下無根抵之容物情不駭而名實卒符自非寥
廓之觀曷由得之當其時士亦多神智大賢行
義粹白功烈茂明非後世可及是其故何也則

神龍之網不挂兔置黃鵠之繒不下小鳥也後世慾利彌增神識彌減不能得士於寥廓而得士於皮毛則一切索之以言而士爭飾言以應漢以策則士工射策唐以詩則士習稱詩至我皇代以制義則士修制義夫三事大臣運斗杓以酌元氣羣寮牧伯惠黔首而康四方何與帖括哉此老博士家業不足以得世之神智大賢明甚而世之神智大賢乃往往亦以此得之何者士有抱非常之器而國家以常格籠士士雖

神智非此不登出其土苴亦無所不辦也余友鄒字如楚奇士爲文包黃虞周秦東西二京胡其洸洋閎肆也詩綜古近體雄雋哉氣颯颯而逼人而爲人亦好深湛之思不欲鹵莽苟趨時俗小名而雅意以凝神完氣駕千秋之業此其品不在常調矣一日以其平居所爲制義見遺令不佞卒業焉不佞手之而捧腹何物鄒生以千金享其家做帝邪不佞生不能從盧敖雲將遊於廣莫之野則當左提劔客右挾酒人而向

白梅集 卷之三
燕市聽吹竽鳴瑟安能老傍博士習寧馨語已
而徐念夫夫何爲者彼其志宜不在齷齪庸流
下而一旦舉此物示我庸得無意乎稍取寓目
輒覺有異再讀之又異已而淋漓其間乃大歎
詫幾失夫夫也夫酒荒淫物也自劉伯倫好之
則酒亦有至德焉鍛最庸業也自嵇叔夜爲之
則鍛亦有神解焉故制義之業措大爲之則措
大英雄爲之則英雄也士抱非常之器而以其
雄心俛而就制義循衆塗以明獨造借常格以

吐竒言託麤器以寓精理則至矣乃今觀乎如
之文流標萬古簸弄三才義取師心法必程古
厥風欲暢厥理欲玄當其抉宇宙之秘若剖判
而出其藏也當其傳先民之神若同堂而據其
座也爲制義若此儻亦所謂不朽之烈乎烏睹
制義之不若詞賦哉昔者司馬長卿賦子虛盛
稱楚雲夢其言閎廓奧衍讀之坐空天地乎如
雲夢產山澤靈氣實生斯人宜其塊竒若此矣
高以達少參選唐詩序

世之推英雄率卑詩曰士挾日月提雷霆鼓鑄
六合而成巨人名則有山河大業在安事詩詩
卽工如李杜高陽徒爾余謂推英雄言良是而
未盡也夫詩者技也技故其道不尊令明王在
宥以斗大印置豪傑將相仲尼南面顏曾列坐
而進退兩廡下賢人黃帝鉅鹿之戰光武昆陽
之師兩軍相持長戈互雲急矢如雨當其時詩
固無毛髮用措大持一詩向屠沽兒市杯醪片
臠輒唾之不顧何如阿堵乃濟日用夫詩安能

與歾龜之殼敗鼓之皮同價哉而學士大夫往
往不廢者何夫天地之生物用風雷雨露爾而
不廢雲霞夫雲霞何用之有萬物之生用牛馬
雞狗爾而不廢麟鳳夫麟鳳何用之有醍醐甘
露雪藕交梨無療饑之益而有消煩之功世竝
珍之詩于道不尊于用無當而千秋萬歲不廢
故不尊之尊蔑倫無用之用滋大市杯臠則不
如阿堵濟日用則不如皮殼而舒暢性靈描寫
萬象感通神人或有取焉昔者趙簡子夢之帝

白梅集 卷之三
所聽鈞天廣樂李王孫才鬼耳帝且召而賦玉樓焉故知帝亦貴詩也仲尼手刪三百篇鼓吹人代矣而又自爲猗蘭龜山諸操金石其聲故知仲尼亦貴詩也西王垂白雲之謠真誥著雲林之什伯陽平叔譚金丹大道何與于詩而語語節奏故知列真亦貴詩也大覺金僊修無上了義卽山河大地無所不空乃其所爲偈讚居然詩也故知竺乾先生亦貴詩也泗上亭長生平以馬上自雄拔山扛鼎之夫卽劔術且薄而

不爲而爲詩大風之歌跌宕哉虞兮虞兮又何悲涼也隆中人抱王霸之姿于世固不屑屑而猶託之梁甫以吐其風雲之氣古壯士英物何嘗不貴此道獨所謂推英雄者賤焉渠亦無乃度才量力而曲護其短邪夫誠自掩也何賤之有誠賤也又何掩爲學士大夫之賤詩者代不乏而其稱詩者亦代不乏乃詩自三百篇漢魏而下獨推唐唐以詩登士士弗工詩則弗登故合山川之靈而畢其力以趨之有林臥讀書數

十年而後發之爲詩者取之千秋而收之一語
索之人外而得之目前構之累月而成之畧刻
當其思澁嘔血剗心玄鬢蚤白當其神來心曠
氣爽凡骨立僊略而讀之則山川花月機杼有
限徐而味之則飛雲流霞意象無窮故語山川
則躁競之意煙消談放曠則鬱結之胸霧散灑
以清涼則內熱者飲冰煦以浥辭則苦寒者挾
纊賦邊霜則征夫霽涕咏閨月則思婦動魂煙
疾雄深則風雨驟至妙詣玄解則神物下來是

唐人之所長也後世畢一生之精神于帖括以
應有司何暇詩及吾成名爲之未晚一旦進賢
加首輒抗顏而稱詩一篇甫出讚者已在旁何
其速肖也雖有瑕瑜曷由知乎古人讀書數十
年以全力而凝神于千秋今人生平未嘗從事
以枵腹而求肖于一旦又何惟詩之不古也唐
人詩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野曠天低樹
江清月近人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夜靜江
水白路迴山月斜此似常境常談究其所以非

腹有萬卷胸無一塵者不能辦奈何輕議詩哉
楚高以達先生所選唐詩余得而卒業焉精且
備矣昔高廷禮氏選唐詩品彙備矣而太濫約
而正聲精矣而多遺至李于鱗選更加精焉然
取悲壯而去清遠采峭直而舍婉麗重氣骨而
略性情猶不無遺恨焉先生所選精且備矣譬
如鮫人入海所得皆珊瑚木難洵英靈之府哉
先生爲人耿介高曠風塵表物于世無所好而
好詩宜其鑒裁玄朗若是後之學詩者請以茲
選爲寶筏可乎

白榆集卷之三

白榆集卷之四

東海屠隆緯真著

序

四

浙江鄉試錄序

代作

夫士國之寶也中流一壺深井一綆緩急須焉
失則不濟藉令帝王之雄略以獨運興理則無
爲貴士矣嘗聞古之得士者神哉曰風后力牧
曰帝予良弼索之茫昧而得之惚荒卒之襄城
道登殷后用昌非龍非虜非虎非羆所獲霸王

之器者以卜也以下而若持左券于渭之陽此何以故又梓曰桑陰立談而收豪俊斯古人寥廓之觀乎而後世之得士則以言夫鸞斯之羅不張黃鵠兔罝之網不絙神龍言惡能得天下踔絕竒偉之士而收鴻鬯茂明之勲哉在昔干將之靈一嘯而至維神豐城之寶望斗間而知維氣神發爲氣氣發爲聲故提衡而量縣鑑而索弗能逃也今夫嘈呿閤閤與吹萬荅者其硤必鉅呖然噫然響如蜩蟬者其竅必微蕭蕭泠泠若琴若筑者發于清籟也蓬蓬勃勃鬱律號嘍者出于土囊也士修其言以備采聽一聲而神氣傳故士之博大者辭偉清真者辭潔雄鷲者辭壯溫夷者辭和端直者辭莊穆愉者辭簡秀異者辭華沈古者辭朴沈洋者辭肆躁競者辭佻刻深者辭艱淺中者辭率執而聽之十得其九間有駕虛而掩實飾似以亂真善聽者不脊也嗟乎今博士所操三寸之管爾此何與陶鑄二儀沐浴萬靈而揮斤八極之任哉顧王者

白梅集 卷之四 二

白梅集 卷之四
乘日之車御以六氣而駕赤縣神州赤縣神州
將奔走焉豈維籠羣愚亦籠豪俊天下踔絕竒
備之士鴻鬯茂明之勲往往遂從三寸之管出
夫夫卽心薄風雲手挈造化非是莫以登故士
不務修其聲而務煉其氣不務煉其氣而務調
其神也浙古越絕地則水國也其民明秀天台
雁宕連亘四明禦兒括蒼橫絕姑蔑秦望沃洲
遙睇玉笥羅刹之險夾以海門天目之源滙于
震澤洪濤巨石憑陵而砰湃魚龍罔象出沒而

澆澆三山之中僊都福庭隱焉宛委之上禹書
金簡存焉山川風氣鬱葱乎烈哉人文之盛有
自來矣乃今 皇德滲漉聲教誕敷大海以東
家握靈蛇人詫竹箭五尺童子莫不知貴西京
而薄梁陳賤小言而尊大雅亦旣霞蔚飈馳決
泱其風矣顧今南國之所急者非修辭也夫國
家方以辭登士而謂辭非士所急何居枝葉茂
則本實衰鞶帨繁則靈光泄斯欲與椎英雄論
材程能胡可得哉卽陶鑄二儀沐浴萬靈而揮

白梅集 卷之四
斥八極以寸管進而終不以寸管辨必也內抱
澄朗外履純白懷仁負義瞬於皦日而後摛爲
菁英發爲麗藻其言鑿鑿副名實而不務空譚
浮誇斯其大人之操乎用是仰稱 明天子側
席之求而下免羣有司蔽賢之罰則微厚幸矣
不佞讀吳越春秋及越絕書越自昔豈不蒸蒸
多賢哉大要以忠智功能進主盟中華光此禹
穴不聞獵華杼采提鼈狐而先登稅壇提鼈狐
而先登稅壇不烈于今日矣而識者固未肯輒

加今之君子于句踐諸臣上則名實之辨哉爾
多士名實相副以奇抱吐絃議的然物華國寶
者非不雲附而櫛比其間庸保無一二駕虛掩
實飾似亂真以瞽昏有司而溷乃盛典如前所
稱者有之則校士者之大懼也夫士有七尺所
營千秋登在三事前有旂常後有竹素皇王之
術亦大矣今取英雄大業而以蟲魚一技卜之
一旦策足要津湯無所短長而徒沾沾蟲魚自
喜第令爲國家肩鉅應猝將曷倚辨甚而訾窳

白梅集 卷之四
懷二心不惟公家之急而日取醲醪大哉解衣
怒馬爲斯多士之螟螣也爾多士其深思哉上
據無極之高下臨不測之深而目光不亂神氣
之守也以蹈水火以入金石凝神其至也神氣
苟完真宰在我而何所不土苴而何所不糠粃
古豪傑之操胥是物也

有門頌略解敘

天台智者大師以止觀二義爲學人津梁雙修
雙詣凡聖同塗稱宗門正覺矣宋學士大夫高

朗超穎者往往好譚禪悅蓋多再來人而陳忠
肅瑩中尤深入妙解得天台教觀作三千有門
頌大都遣有無冥空假總偏中同開合妙孤通
闡門理去能所卽凡佛其言簡約精深字字若
吐古德老宿之口今之縉紳最高者負經濟稱
詩文下者沒溺聲利有能窺忠肅之一字者誰
邪余友馮太史開之天資絕異淹通多才尤深
佛學開之所嚴事沙門爲妙峰法師機鋒神竦
余每向風慕之會解官南還虎林而友人汪修

伯氏以其所爲有門頌略解來問敘余少事雕
蟲晚乃歸心三寶於此道醯雞爾其何足知法
師之妙義玄旨亦聊以表一時之信心故法師
所許也

居來先生集序

夫物無盈器器無兼量必兼而盈焉千百世偶
有之玄造不縱物以防汰不私物以滅公余讀
居來先生集竊疑于天道縱而若私必有以也
夫陽燧鞞鞞之寶赤堇延津之靈寧與凡物同

賈哉先生西蜀異人起家滑令以神明聞入佐
秩宗游登大僚敷歷中外餘三十年大都廟堂
開雲臺建鴻禮則置先生交戟下而朝夕咨其
大猷疆圉有非常緩急則出先生風煙馬箠間
而倉卒倚其石畫項海上脫巾之徒譟於轅門
至辱及大吏姦氓乘之橫掠都市莫敢誰何業
煩朝廷東顧憂乃出先生以少司馬杖鉞開府
至則用竒計禽馘渠魁散其徒黨談笑指顧而
東南帖然方內召先生無何而西北有事則又

道徒先生薊門提劍西嘯甫及鮮裝而漁陽大捷至矣獻俘告廟書勛旂常郁烈乎休哉朝廷蓋倚先生若左右臂載驅載馳殆罷於奔命而先生所至則又主持風雅弘獎人倫推轂名士暇日或引元戎小隊觴咏山間水涯流連日夕愴矣忘歸蓋結交盡天下之賢豪而登覽盡天下之靈壤卽簿牘填委高韻蕭然羽書交馳意氣整暇門列戎士座盈詞人出按營壘入譚羽袖口不絕于軍政而手不輟乎篇翰雖孟

德鄴都之風庾公武昌之雅方斯茂如以故發爲詩文往往天藻飈激玄思神來氣必摧堅才必破的東髮與琅邪歷下諸君子對壘若晉楚治兵中原卒難主客馮軾而觀者每走下風所題咏方輿佳山川時踐九州時標五嶽山靈海若爭寶焉至吐名理散朗神澄能使深源掩口支公却步見于嶽麓道院雪庵禪師諸文何其超超玄著也古英雄提劍而起仰挾浮雲俯斲海水功略茂矣而或乏撥天之辭風雅韻士篇

杼鳳藻語苑虹梁文心麗矣而或缺經世之具
廊廟之俊修其三事鄂不暉暉乎置之丘壑則
枯山澤之臞駮磨磨而擊雲霧標亦冷然矣投
之大事或窘先生獨得其盈身兼數器峨眉劍
閣之秀益部參井之祥其書彙集于先生一人邪不
佞以雕蟲竊東海虛聲其中故枵然無有也而
先生誤以爲竹箭也者而收之不佞銜國士之
遇誠莫知其所以爲報而先生乃以集序見屬
且曰余文媿左太冲待玄晏之文而不朽嗟嗟

先生之爲太冲不啻過之矣不佞玄晏也乎哉
然而不佞頗自許知先生深夫靈明一竅窅窅
而出之何所不辨先生心握上玄德超純白觸
之機械推之波流守於規中而動于吹萬宜其
道學勛業辭賦文章收前括之難兼而成一人
之獨詣含光若翳流照若爍道固然耳夫瀛海
之波浸絕大地陂塘之潦涸不崇朝量烏可同
日語哉耽圖史稱詩賦而不聞大道雖甚汪洋
則陂塘之潦也

董揚明制義序

今學士之爲制義匪小物也要以寸管代素王
玄聖口吻磔裂元氣蒐剔三才而總歸於人倫
日用自非學綜識淹引物連類澡浴丹府葆龢
靈光握環中而吐之粲臻其妙故莊嚴爾雅者
必備孝弟之性閎儒竒偉者宜抱卓絕之姿險
則氣譎佻則心輕華士浮豔淺夫庸鄙水鏡在
縣若別胡漢我明先輩之爲制義率尚渾樸其
流也微傷於俗頃海內二三深中之士則古取

物師心運椎厥氣欲矯厥理欲玄稍駕飛黃之
騎而後輕俊慕效競相勦模法不稟先民理不
詣玄窟童牙枵腹徒豪其氣執狂豎之心而代
賢聖之口語高而格卑辭詭而味索作俑濫觴
伊誰之責哉吾友董君揚明少稟異姿沈雄博
古六經子史而外雖禹都二酉金簡玉笈祕典
靈書齊諧神異靡所不窺而爲人通微朗鑒宅
心道真嘗撰嘯廬四賦余業序之魁磊沈洋變
幻滅沒方軌二京鞭笞六代其他古文韻語種

種合作而至所爲博士家言則又埏埴大化師
摹聖指審氣存神久之而透入靈殼達於化境
無論淺俗瞠乎後塵卽好奇負氣不深維昔人
所以立言之意而空取飛揚跋扈爲者遇之當
膽落神悚嗟嗟夫物貴真也真色不假粉澤真
材不藉丹堊夫儒亦有真邪則董君揚明是已
以彼其才上可金華蘭省下亦不失牧伯諸司
而猶然婆娑逢掖環堵蕭條不穀竊竊焉仰屋
太息矣君社友爲選刻制義凡如干首而以序

見屬方今懸書以詫海內者如雲嫫媠並御砥
玉雜陳辨而實之世應不乏身毒大秦之目哉

董君謨制義序

夫一峰一巒詎不迺上一都一邑詎不閱偉若
捫閭風而踏縣圃卽五嶽猶藩籬間物也若登
須彌頂而下觀四大洲卽南瞻部猶塊然甕盎
也夫雷霆之響必撼山嶽滄海之決必浸地軸
日月之朗必晃六合神劒之斷必截雲霓鉅靈
之跡必無細影竒瑰之夫必無常調斯又何怪

乎然而世人耳目習之則安驟之則駭故雷霆
日月亦怪亦常縣圃須彌亦常亦怪是恒物之
不可與語竒也細人之不可與語大也耳目移
之也余少以大竒駭人居爲人譚出爲人指若
虎市遊若日霄出朝吐一辭暮而布之通都吾
以爲師心之語人以爲志怪之書也次寥蒼茫
四顧無徒未幾而稍稍有屬和之者其初則縣
圃須彌也浸而五嶽浸而南瞻浸而雷霆浸而
日月則後來者左提右挈彼夫之伐不眇小也

夫士有七尺所操三寸日營九有而妄意千秋
徒取伊吾片語爾士之所爲侔于造化參于神
明者不止此也卽其所爲伊吾片語方之玄夷
蒼水金箱玉笈諸書亦不止此也而小逾格外
小吐胸中輒羣譁而怪之一胡卑卑不振哉今
古惠施鄒衍安所投足矣董君謨少以竒聞越
絕心雅慕余余時爲五湖長兩削牘而奏之竒
氣咄咄來逼人牘一至余悶而不應再至遂決
然起娓娓而不休比余東相見桑陰晷不移而

白梅集 卷之四
合若延平二物然無何出古文辭無何出博士
家語語有在六合之外而索之則近有在六合
之內而掉之則遠有古人之所未道而取之若
故有古人之所已道而出之若新總之雄駿霍
落不凡品也立于羣譁之中廓而開之則余爲
難振于布響之後推而大之則董君爲難且余
力方倦竭而願逃于陰前有萬古後有千秋則
董君也昔衛夫人見右軍而泣而右軍竟以掩
夫人君且爲右軍余何泣哉

彭欽之北征稿序

余昔宰由拳所推轂逢掖知名士蓋以彭君欽
之爲白眉欽之才湛鬱爾雅無所不詣爲人兼
容汎愛個儻然諾從善如流慕義若渴以急窮
交赴患難破千金產至身自食貧不悔與友朋
游面折人過退而掩護所提獎人善惟力惟口
士多附焉余旣雅知欽之故不難折節以請欽
之亦好余落穆無町畦蓋兩人交深甚莊不間
情驩不及媾無慙古人其後余好譚二氏而欽

之更神情超朗深味道真以是復相與結人外緣余之歸隱欽之適北還相見則欽之道業益進詩文亦日益精其氣昌以雄其理玄以奧左右縱衡動臻妙境離合變化永垂名言其必傳何疑蓋自欽之之聞道而心靈開悟識達語超自欽之之北征縱覽西北山川帝王宮闕而耳目充廣意氣軒舉故宜詩文之萃嶽道如此而欽之貧亦日以至骨累抱玉而南南見則一抱玉而北北復別季子之喪敝盡矣夫力田不

已必有豐年從古懷才抱道者泥塗坎壈終以遭遇獨稱馮唐顏駟空老耳嗟人士行修或短於才才高或薄於義卒困巖穴有之以欽之之才之行而終不一遇邪無論人間世耳目卽上帝之所封植者將何人也余竊觀輓近輕俊士薄有才藝務華營外挈鈴而趨此其才未當彭君十一而聲稱譁然所至逢迎蜂涌彭君用拙任真名不大顯布衣藜藿蕭然也夫士駕虛巧取盈造物名過其實所得幾何抱高世之姿修

介持之行而清身約已茹蓼甘荼俯仰之間足以不恨故當不以彼易此余蓋與君同病君爲逢掖而蕭然余嘗爲吏而蕭然猶逢掖宜其舉世敝帝而君獨見收也嗟乎余與君之本懷吾兩人自知之吾兩人之所處逆旅也方且修空浸假而空萬緣浸假而空山河大地浸假而空其七情四大一朝而離形出殼何所不廢彼區區雕蟲者胡有焉卽以爲遊戲三昧可乎欽之近稿以北征命篇方冀州爲捐貲付剗劂冀州

欽之好友右文存故稱賢使君而君社友徐孟孺董玄宰陳仲醇爲之批評剖玄析微無一語不破的江表名流同堂比肩盛矣吾於是而益信雲間之無所不有也

柴仲初移居詩序

余友柴仲初少有俊才神韻散朗毫端塵尾玉雪壺水雅爲流輩所賞愛郭北幽曠城隅水曲竹樹蕭森居然有桃源之勝乃從囂市徙居之而仲初又善病經年杜門所居旣幽罕結駟紆

軫鳥語蛙聲彌喧彌寂仲初時據竹榻焚香手
一編蕭然若避秦與人世或或同調來過剪韭
烹葵濁醪相命仲初則抵掌清言商略文章討
求松桂條條泠泠細大有致聽者忘倦客來不
迓去不送唐人有言林疑中散地人似上皇時
仲初有焉余束髮與仲初善中年宦游闊絕良
久頃挂冠歸來數過仲初居愛其幽勝輒移日
而不能去仲初亦雅如余每過未嘗不投轄也
而余菟裘且距仲初居不半里而近晚歲託鹿

門之隣是余之大幸也夫蓋自仲初之移居社
中諸友咸有詩仲初爲裛集并附其所自爲近
作將刷以傳而屬余爲序夫達人者將郵傳萬
物遽蘆天地安問環堵而屏囂離溷以求清虛
亦曠士所急彼桃花源辛夷塢豈獨其地勝哉
蓋亦存乎其人焉余讀諸公與仲初詩皆清遠
閒適稱其爲幽居卽仲初之廬他日與桃源朝
川並傳者實賴是詩彼嘉林秀壤爲邨岷野叟
擅而湮沒不聞者豈少哉

張孺穀詩集序

張孺穀余鄉大司馬東沙先生長子少爲諸生
倜儻任俠慕公子無忌要離田光之爲人讀書
蚤慧彊記善古文辭然其志在凌厲橫絕不屑
屑以雕蟲自見席大司馬訾故不乏好賓客急
窮交自騷雅名士劍客酒人逮六博蹴踘臂鷹
牽犬之徒無不延接食客常滿人有急難投之
借身爲地以窮告傾囊畀之稍與賓客醉酒家
胡燕趙雜坐絲肉並飛有睥睨一世態而其中

磊塊人莫能窺嘗從酒中攘臂慷慨曰今吾得
騎快馬提壯士十萬出塞下虜焉支縛名王北
奪祈連山而還何論大將軍青去病哉李青蓮
云豪士無所用彈絃醉金壘顧安能布帽方履
谿刻作老措大面孔中歲以諸生貢爲邵武令
令故事束身堂上折腰貴人如三日新婦而孺
穀故自豪不習嚙啗啗上官積不能堪所以
中之者良深遂免官歸而身亦漸老于是翻然
一洗少年豪舉返于枯寂修上座業日與其細

白梅集 卷之四
君焚香持齋古佛前而誦楞嚴維摩習定觀空
蕭然老居士從此修持彼岸不遠無何不起矣
嗚呼惜哉孺毅才高力勁歌詩雄壯跌宕兼工
婉麗情語津津生平負氣瓌偉嘗道經彭城沛
碭淮陰間弔楚漢帝王將相哀音亮節尤稱擅
場以彼其才令得出爲國家當一面必能鉤鏗
砢隱標豎竒勛時無知者卒以汶汶卽其所爲
騷壇之技亦尚奪于彈碁擊劒未究其止然已
稱雄作者揚滄海必無小波叩洪鐘必無細響

有昔大梁春申以俠聞東阿昭明以藻著並未
聞晚節回心臻乎大道孺毅庶幾兼之而末年
又能剗除結習皈依禪宗豈非古豪傑之所難
能哉余束髮出大司馬公門下受知最深故余
亦雅知孺毅孺毅卽世後其弟孺愿爲刻其詩
而屬余敘之嗟乎世之好皮相見孺毅儻蕩游
乎酒人者以爲僅僅遊閒公子之有俠氣者豈
知其中固踔偉不凡而其晚節乃冥心大道道
雖未成而卒然視世之終身濡首迷塗而不悟

白梅集 卷之四
者奚止萬里余故表而出之今天下後世無皮相公子也

壽汪修伯敘

夫盈虛消息天之道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雷霆砰礫霖雨霖霖倏而收之霜降水落百鳥嚶鳴百卉敷榮無隱乎爾未幾而萬寶告成蟄蟲墜戶豈維造物人亦宜然雄雉魁壘之士始而發藻宣竒光芒橫射晚乃歿精埋照宅乎道真純德上善所貴士有七尺以此焦明蚊蚋雨過

氣蒸紛然而出瞥而消散矣無論賤氓傭隸營營擾擾流浪塵堪卽世所稱雄雉魁壘者挾竒才負盛氣或抗雲臺之烈或轡虎龍之文或以精神籠罩六合或以權譎股掌羣愚旁睨逖聽眼空千秋而不聞道徒取意氣才名播弄爲一朝遷改泡影空花與倏而蒸出倏而飄散者曷異焉余鄉汪修伯束髮讀書齋宏淹博雖爲諸生力攻古文辭兼長詩賦意氣跌宕才思颯發筆擅雕龍之文口窮非馬之辯四座坐風見聞

辟易而才高數竒布衣坎壈中歲大悟晚益了然識世界之妄立知四大之虛幻而況鬪智競巧赴名與功耗氣損神以博濃豔曾不須臾駭電流雲亦大惑矣乃塞兌希言刳心遣累修能仁氏之業習定楞嚴觀慧般若棄博士諸生而作老居士少年習氣一剗而盡從此精進覺路非遙已余嘗歎班楊崔蔡曹劉潘陸徐庾江鮑之徒文采奕奕照千古矣惜不聞道名列清華而身歸流浪由斯以譚蚊乎蚋乎良可沈惋雖

阮嗣宗和光於酒德嵇叔夜洞幾於養生庶幾有悟賢於諸子而韶歛未盡蕩漾猶存蘇門先生猶然不取也修伯盡去一切皈依覺皇文人結局何以尚之嗟乎今而修伯同時者按其才氣高者在伯仲間下則秦垓爾而或乘順風挈鈴而趨聲響鞶韞士爭奔走猶復沾沾名塲沒沒慾海自許文人才士而止而修伯以數竒身不絳朝榮名不出里閭故才氣品格等爾孟堅顯而武仲晦安石榮豔深源淒涼士生有幸不

白梅集 卷之四
幸信哉老氏有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修伯業
聞大道超三界卽區區朝菌之榮烏足爲修伯
稱說哉顧竊見古歎往之士滅跡逃名若韓康
孫登臺佟輩終爲人知照暎萬禩者並賴文字
是乃余之所爲修伯刺刺不休者也修伯今年
已六十蓋聞道則見性見性則住形長年何疑
而修伯之學以橫豎出三界爲極以萬劫不壞
爲宗則世法之所謂壽又奚稱焉

壽曹翁序

不佞迂而好古其爲青浦後科條先德化尊賢
敬老竊慕古式干木載白眉禮龍丘訪任棠之
義部中父老者耆德歲時延之堂皇命坐賜食寒
暄慰勞維謹或單車詣其家物色焉表以棹楔
復其差徑時曹翁世祿字某年逾八旬名德最
邵不佞殊禮禮之翁益以感奮鄉士率瞿然顧
化逮不佞去青浦數歲翁猶康彊無恙時使人
起居不佞而翁子慈暨孫某等則乞不佞一言
爲翁壽不佞遂居青浦視黔首真如已子三老

真如父兄卽今去之良久而魂氣脉脉相關屬
一如居青浦時每青浦士民間來省不佞者驩
然出接不啻逆旅邂逅生平親故矧曹翁行義
尤不佞素所禮遇者邪翁之爲人不佞已不能
詳大都孝事寡母悌撫幼弟義訓諸子信處友
朋歲輸粟賑饑閭左誦義卽親黨待以舉火者
無慮數十家上海黃令廉而卒於官翁爲置田
歲令其子收租以養邑苦水潦令下令築堤翁
率先員甫從事貧民力誦者助之邑潦不爲蓄

平居端方慎潔鄉人負不義匿不敢以聞有就
訟者望閭而返人以比漢王彥方云諸子若孫
咸彬彬稱賢佩服翁訓無敢逾繩尺而翁有猶
子曹孝廉任之則以文學與不佞善嗟嗟世風
下久矣爲令洿池其身而忽然其下當其在時
上下相仇也惟恐不旦暮去旦暮去而其民愉
快若猛獸之出境而令亦掉頭不顧何止秦越
相視以不佞之涼德去邑數年而其父老猶然
眷眷不已不佞橫遭仇口有呼天泣血走數千

白榆集 卷之四
里相存者甚或提章詣闕髮上指冠而不佞則
益用愧恨曩時無德以及黔首而爲之父老子
弟者存厚道敦古風斯已勤矣於是樂而爲之
一言

白榆集卷之四

白榆集卷之五

東海屠隆緯真著

記一

秦氏新阡記

夫人生遊四海歿入冥寥卽貴如侯王賢如神
聖咸化白骨予觀古人無一在者高陵大寢或
犁爲土田矣卽古所稱長生久視亦不能白日
行遊國都謂蛻形而入清虛藉令清虛實有之
未免去人間世與化白骨者何異形則同盡神

則同返于真生之不足恃如此達人不肯以一
世過影之身多營過勞而務宜其修心何況冥
寥無知又何戀焉而憂及身後之白骨也故蒙
莊楊王孫之事達者往往喜道之雖然此賢智
之士所自爲高而非仁人孝子之心矣夫仁人
孝子之愛其親豈有窮哉天命苟在生則欲其
無涯大運苟終成則不能延其晷刻于是乎哀
傷慘戚無所於寄之則美而棺槨豐而丘墓以
爲死者有知乎庶慰彼泉下死者無知乎吾以

盡吾區區而已是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是聖賢
之所不非也若聖賢自處以達而爲之人子者
又以達事之則何仁于烏鳶螻蟻而不仁于親
親者哉夫仲尼不云乎古者不修墓言古者墓
必封嘉而無所事修也秦氏新阡者在太湖軍
將山之巔兀立五湖中雄秀甲東吳稱善地蓋
吾師勾吳秦方伯先生與其尊人通參公之阡
也秦氏之先隴故在九龍山至故通參公而方
伯先生改卜于軍將山及方伯先生下世先生

諸子曠等遂以先生葬山之陽焉先生文行朗
絕爲我朝名德醇儒不佞某以薄稊受知爲先
生門下士不佞自潁陽渡江而先生甫下世躬
束生芻哭先生靈輒下至是先生諸孤以新阡
記見屬某惟山川之秀實生偉人鬱葱之氣結
爲嘉祥仁人孝子之所爲必擇善地而葬者固
以栖神妥靈亦以錫胤昌後然結秀發祥之地
惟有德福者爲能居之淺薄之夫雖求之不能
遇雖遇之不能有也秦氏世多君子以敦實長

厚聞于吳中累傳至先生而德業昌明益以碩
大有嘉祥者非秦氏而何聞始有事茲丘掘地
得古銅章徑寸鏤東方曼倩像贊其文古質類
神仙家語往牒謂曼倩歲星精世傳其過紫海
遇崑崙巨靈事甚怪至人秀世不可端倪若是
則先生將證大道與東方生諸君逍遙清虛不
可知雖然余稱達人卽無論其仙乎不仙要之
委命待盡去留無心則槃槃一丘不過寄仁人
孝子之用心達者固不有夫不有其一丘卽身

白梅集 卷之五
後名又何有矣而狀而銘而記無乃徒煩其辭乎昔仲尼之表吳季札不過曰延陵季子之墓夫延陵先生之鄉人也

重修餘干縣學祭器庫記 代作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生萬物也有日月以照臨之雨露以潤澤之寒暑以節宣之而又必生聖人以教之明道立法作經垂憲以教萬世無窮者孔子也道之所在而法立焉大之綱常細之事物何者非道道者非他性命之理也

孔子修之以爲教而後王本之以立法遵道者有庸違道者有禁禁而弗率王者且操三尺以議其後三尺之外又設士大夫之清議以榮辱之而薄海內外罔敢弗飭則以聖人之道明也萬世而下所以君明臣良父慈子孝兄友弟共夫婦肅雍交游忠信三尺之童可以入市方寸之符可以行萬里民生之欲無涯矣而禁不得逞卽有果于一逞者而議其後者輒至而九州六合生齒之繁日以保聚生育無逢菑患其誰

之力也哉微聖人之道之教行于萬世則後王之法其何所據而立而生民卽欲裹糧而出其門跬步何可得然後乃知聖人之功大也然後乃知聖人之功與天地埒也彼有所謂以清虛寂照爲道者非不淵微以深顧其道詳于心性而略于人倫以之治心理性則妙而用之天下國家則或滯故爲天下國家者無取然後乃益知聖人之功大也然後乃益知聖人之功與天地埒也廟貌九州俎豆萬葉豈偶然哉饒州餘

干縣學故有祭器如干及其藏庫歲久圯壞缺祀事弗肅典禮廢墜識者悼之今博士臨川李君中以茂齡來領邑教慨然捐俸新之祭器藏庫煥然大備祀典孔嘉多士興起其有功于吾道甚大不佞聞而趨之李君臨川世家蔚有文行方在妙歲蓋天祿石渠之選匪董董老一青羶者乃今觀其行事若此吾道其有人乎不佞家弟某出君門下故不佞習其人而爲之記則舉聖人之道之大者以告吾鄉之士大夫苟無

忘聖人之道其亦無忘李君之勤

傾蓋亭記

不佞覽古有概于名德高隱標韻幽邈許由箕
山蒙莊漆園龐公鹿門子真谷口貞白句曲彼
皆匿跡埋光反視收聽逃名如逃讎棄利若棄
穢高蹈深入長往不顧不佞誠心高之然猶疑
焉丈夫失時則淹時來則駕可貧賤亦可富貴
卷舒在手取則龍蛇斯亦鉅士之操何終身草
澤爲則乃無細乎及不佞起布衣竊五斗有四

方之役塵勞外擾憂喜內煎垢不及沐饑不及
餐據堂皇捫腹枵然神識疲耗而吏猶抱牘前
夜漏且盡甫就蓐兩睫未及下而門者傳柝攬
衣起矣溽暑扶服汗流至踵而僕僕不得休時
而車中遺溺至不可忍而無奈車何此時而思
箕谷諸君天人矣彼何見之蚤也以天下爲事
者最下者博刀錐之腴高者邀殺青之譽利不
足言卽殺青之譽能加于白骨不邪而舍其所
至適而就其所至憂勞諸君子弗易也新都程

白梅集 卷之五
君德厚蓋新都之隱君子也嘗爲諸侯王門客
尋脫屣去之築樗園長原里老焉少有豪舉風
忼慨好事而其後乃一切屏棄條然枯寂樗園
中多池亭竹石之致而外抱長川大峰以爲觀
日引故人賓客邀其中爲樂復構亭其旁題之
曰傾蓋亭上有樓虛窓瓌瓏然吐納日月出入
雲霧憑欄下眺則黃山白嶽天馬金雞松蘿金
竺珠樹嶺諸勝紫翠異景昏旦殊狀咸來遠几
席如列障亭右有一大池相傳曰瑤池水光湛

湛與空樓映池上復有大隄隄上雜植桃柳每
青陽之月丹霞綠煙爛若錯綺遊鱗上下倉庚
來鳴程君冠方山冠躡遠遊履曳杖微吟遠隄
行里故通衢車蓋旁午君遇客無問遠近語合
卽揖而登樓呼童子烹葵取酒晤對竟日興至
輒復相與起婆娑徐行或引釣竿臨流得嘉魴
卽以佐酒夏日則與客泛一舴艋青波白石間
而聽榜人採菱白苧之歌甚適風流聞于天下
客凡過此者無不願得一御程君而亭下之客

白梅集 卷之五
常滿其內君孫媪復募工鑿一井亭下鑿不三
仞甘泉飛出香冽異常汲常遍里中里中稱便
余友子虛氏命之曰瑤井父老以爲蓋程君夫
婦名德之祥云程君有子曰無過者南海歐楨
伯之門人雅秀而溫且多長者遊浸浸嚮用而
君則老園亭逍遙出世行與箕谷諸君子揖讓
異代爾彼其視世法之憂勞奚啻萬里是不佞
之所忻忻慕悅也不佞蓋有君之心誤困世法
夫世之君子患無其心耳苟有君之心旦暮遇

之今日蓋予寄也不佞豈能終以世法易逍遙
哉無過君介子虛氏來索亭記於不佞不佞有
君之心者他日且欲以三山爲園滄溟爲池而
亭之太虛之上挾程君而遨焉嗟程君來余且
與君傾蓋邪

長水塔院記

余嘗與表長史福徵沈徵君明臣馮吉士夢禎
登泖塔坐藏經閣憑欄矚眺四面空水迥絕大
地浮屠巋然矗立煙雲空翠間洪濤礮擊日夜

白梅集 卷之五
撼其下川魚沙鳥芙蓉菱芡參差歷落鐘磬之音泠泠然與波浪相答少頃斷虹蜿蜒橫挂木杪日氣霞彩下射湖心殿閣迴映閃爍陡作黃金相又頃之月出東海波空如鏡流光蕩漾直似浮金刹去余心灑焉樂之時與諸君各賦詩紀遊蓋幽峭空曠離塵絕世足資高流棲遯詞人登覽洵雲間山川之最勝處也按圖經泖者谷水也故秦由拳長水縣始皇時童謠告異野媪示兆一旦陷爲谷水而泖名焉每遇天水澄

徹隱隱下見城郭衢道井甃又器皿故物往往浮出間多神異傳諸好事者余則悽惻以傷此與禹母空桑之譚歷陽化湖之事何其大類也余聞之數無常住物必有壞大化遭遷儵起儵滅若空若幻滄溟揚塵天地墮劫卽大物不能逃而況一邑於何有釋氏等之爲露電空花眇不可執陵谷相尋從古有之卽吾今日之肩摩轂擊者安知非昔之洪波巨浸今日之洪波巨浸又安知不爲後之肩摩轂擊也而世人據螻

白梅集 卷之五
九
蟻才壤假蜉蝣刻漏馳蝸角之名嗜蟲臂之血
忘旦夕之命而營千歲之圖及其聲銷影沈瞥
焉一夢難以語知余覽泖之勝則蕭灑以樂而
尋泖之故則淒其以傷其樂也以物樂其傷也
以物傷浪喜浪戚往來于胸是發于浮想非真
性也是爲物所轉非轉物者也然余之戚其起
于樂乎有樂卽有戚無樂何戚無樂無戚外境
常移真性常湛而心地常樂樂根于性凝然而
寂炯然而照是謂如如如如之樂不可得而樂

不可得而戚其庶乎余蓋未能而浪有喜戚奈
何不爲長水之壤哉何者往來者不停之運也
成壞者必至之期也委順者至人之幾也執着
者萬物之妄也萬物遭不停之運乘必至之期
則壞固妄也當其未壞亦妄也以物執物故卒
不能離于妄以妄求妄故卒不能逃于壞而識
者顧謂真性不壞歷萬劫而無恙超諸有以獨
存儒者之所存養二氏之所修煉皆是物也而
其間稱不壞者獨云釋氏釋氏者以無慾爲本

白梅集 卷之五
以空寂爲宗以上乘爲歸以了義爲極不執于一不着于相不名真不逐妄不貪成不怖壞亦無喜亦無憂不執于一故其幾圓不着于相故其道妙不名真故離妄不逐妄故常真不貪成故能成不怖壞故不壞亦無喜故不住于喜亦無憂故不住于憂萬物之變不撓其和諸有之苦不滑其府不滑不撓而觀照一觀照一而後去來如如視長水之成一浮沫之聚也其壞一游塵之散也究而言之則滄海一浮沫也天地一游塵也

夫是之謂超然而余向者之浪喜浪戚隨境風而轉不亦細乎余蓋學空于釋氏者而方爲由拳小吏性旣通脫不能俛而就世之纓紉又于世味頗澹而業縛一官嘗俯仰意不自得未幾則空之矣幼事雕蟲一技于世味無所好而好此雕蟲小名又未幾而空之矣而識者顧又謂真性無待于物凡有待于物者皆妄也子其有待邪其無待邪其得之自性邪其猶假物以勝之邪子欲空其官而假詞賦以勝之則官空又

欲空其詞賦名而假釋氏之說以勝之則名空而苟非真得之釋者深是未免有待也。有待于物物在則勝物過則遷此哀樂之所以未超也。且子知空而不知不空之所以妙也。吁嗟哉。余之于此理其終身乎。雖然余至此蓋亦幾有大悟焉。而皆于登泖發之。是泖余助也。塔始于唐觀符間僧如海所刱建殿宇塑諸聖像者嘉靖間比丘某築藏經閣者其徒自正也。閣成延四方高衲課誦其中不輟而大宗伯陸公樹聲倡

緣爲置大藏割腴田數十畝以供香火。遂爲吳中名刹。云寺僧某因表馮二君請記于余。且謀刻諸君詩于石。蓋以泖屬予封內而曩泖上之遊余實與焉。遂不能辭。宗伯公及表馮二君俱標韻玄朗深于禪學。卽文章又爲天下巨手。皆非余之所能窺。而余以淺俗吏強顏奮筆其間。中復間及禪宗語。譬之運水河伯。是皆可笑也。脫以爲此守土者之事。非以其人若言則可爾。

發青谿記

白梅集 卷之五
萬曆十年壬午余以青谿長上計十一月十二
日暮發青谿時雨沉沉不止父老子弟縉紳縫
掖挈舟相送傾城而出踉蹌如雲長年高索顧
直十倍恒時商旅至壅不得行余心媿甚令何
德于民其以勤此父老子弟縉紳縫掖爲也時
道者王余峰來送余峰名成乎故諸生五十棄青衿
學道脇不貼席者五年光景殊勝蓋結丹矣與
余爲方外交余爲卜一庵余山之麓得一意靜
養庶幾其道之大成然其爲修眉碧眼望而知

其非凡品也十三日舟抵婁東謁恬憺觀告辭
曇陽大師訪太原公元馭瑯邪公元美觀中時
太原以其尊人大故歸伏苦次瑯邪則以伯子
士驥俊南都第一人還里暫往視之此兩觀主
皆不在馱一祝史司扃鑰天風颯來旛幢微動
日在殿角鑪煙裊裊散滿庭中先是師化後嘗
神歸者再獨太原瑯邪得接光采他人莫有聞
者後始稍稍知之至是入拜師龕業塞以壁加
聖焉靈響闐然四顧徬徨依依不能去遂過隔

水禪堂訪無心有故師所度弟子也與之言清
疎有致不減支公頃之往弔太原公太原公與
弟督學君天性至孝毀瘠過哀蓋哭其尊人一
夕而髭髯爲白余相見勞苦語以減性之戒甚
切兩君領之太原公曰學道無所得不幸大故
哀傷難遣未免爲情識所縛心實媿之余曰大
忠大孝道之根本發乎至性疇曰不可亦節之
而已是夕去宿敬美憺圃憺圃者敬美棄官歸
築棲隱處也堂頗宏敞室逶迤周遭使人入幾

迷焉余曰爲園如此卽于憺字得無小戾乎敬
美笑曰吾爲園若此而心不着何害憺余曰善
黃金爲屋白玉爲堂聖人居之則聖不着也凡
人居之則凡着故也憺固在心寧在園矣是夕
彭欽之汝讓曹子念昌先徐孟孺益孫澤夫元
普郁孟野承彬陳仲醇繼孺家諸孫和叔本中
皆在飯罷諸子別去歛余與和叔宿佛堂中夜
靜籟寂五鼓敬美起焚香燃燭朗誦經呪梵音
清徹造空際餘響杳靈風猶在竹間何異夜宿

蓋珠翠瓔之房哉蓋太原好習靜調御瑯邪兄弟好持誦爲苦行亦各有見焉明旦復以籃輦至觀拈香則邑中士民數百餘人踪跡而至向余博頽余第謂之曰禮佛衆羅拜階下崩角之聲聞于數武亦希有盛事也余曰我在邑無狀何從得此令不能媚其民而民媚令乎始吾每謂若曹不厚於義而有怵心而今者勤渠於一鴈臣乃爾雖然若曹歸休矣衆應曰小民實荷明府恩不忍一旦去其父母且空國而來有抵

姑蘇者有崑山者有累累於路者買舟裹糧且咸願遠送長途無已請以大江爲限余媿其言不能阻也頃之瑯邪公來邀遊弇園而吳門表太常洪愈適至太常清謹號吳中名德而頗豪于酒余雅不善杯酌調微不同而一見驩然入也酒十行相與泛小舫池上濶水浩淼不減江湖高峰刺天巨石壓水如僧如佛如笠如筍如刀如劔如獅如虎離立竒竦輪囷戍削詭狀非一日漸向夕殘陽欲歛孤月乍吐竹樹蕭疎煙

水微茫明晦濃淡變幻掩映舟人蕩槳至水窮處忽轉入巖洞又別一境往來環遶若不可端倪諸君指顧而樂之而余以心在師觀了不相關太常酒興益劇顧謂余曰余無他長不解學道頽然一醉而到羲皇亦道也余笑曰彼得全于酒而猶尚若是而況得全于天者乎諸君品題竹石娓娓不倦一客曰明月照淥水露華侵古藤余應聲曰願辭池上月去就佛前燈客曰湖山甚佳風月大適今我不樂歎矣余曰湖山

風月信可樂樂而不返是吾與若之所以死也瑯邪公曰屠君以四歲之積念大師今者之來卽一日而五十三參不爲數數而錮之湖山間邪其縱之余遂別去入觀中遇瞿太虛邂逅晤語言言至理余心醉其人庶幾至人乎不佞蓋願學而未能是夜踟躕大師蓮座下至三鼓起步月中庭有一人在階上問之則邑人范孝子也孝子名應龍嘗割股以已親疾貧而賣卜得錢具一日饘粥餘者卽以賑人若嚴君平之爲人

而又好道奉佛惟謹今年春東至明州航海登
普陀岩禮觀音大士還過余舍徑入望空四拜
趨出不聞於主人主人聞而物色之滅跡矣逮
十月余婦奉母東歸應龍操一舟追送江上老
母覺而將出錢勞之不告而去比余北則又北
送之河濱余初入觀此人尾其後一武一拜而
入謁上真是夕隨余在觀至夜分猶踟躕不去
漏下四鼓余入宿太原公修道室中呼與俱其
薦信苦行如此明日往唁太原公太原公命兒

衡陪余因引余登師樓居樓是師修道處樓上
奉列真如觀中下奉師像雲篇龍篆故劍遺塵
及靈蛇鐵籠皆在焉比于軒轅之弓矣樓前一
井師所命鑿余汲飲之水甘冽如醍醐益荷二
師昔愛玩每歲花開甚盛比師化去之明年萎
矣與衡相視而歎衡字辰玉大師同母弟也生
而韶秀玉潤聰穎絕世弱齡有老成器局自少
與師同嬉遊長而友愛甚篤時時以道要授衡
衡亦超悟一有所聞盡屬牋記精理玄解如出

自師口語在大師外傳中辰玉挺衛玠之名理
兼士龍之文弱近以哭其大父致疾神氣憒憒
體不勝衣夜與余聯牀譚道理思清遠豈徒使
平子絕倒亦可令慧遠退步談未中夜太夫人
憂其疾憊使人登樓促辰玉就寢曰屠君神氣
所謂十倍曹丕者機鋒天妙阿衡非其敵也辰
玉曰爲語太夫人阿衡與屠君談忘疲矣屠君
實已吾疾何憊之虞而余終懼勞苦辰玉以爲
太夫人憂連促之去辰玉固不肯余乃手挽辰

玉出而鍵戶焉辰玉猶叩門求入大呼曰吾力
猶足對屠君奈何以一九泥西封面谷也吾援
吾師密旨其盡以語君余曰不願聞也余已夢
在華胥之國矣嗟嗟辰玉何必不若許長史家
玉斧哉冲虛高介儼然物表而用情不佞婉孌
多姿余爲感動云十六日拜辭上真及我大師
別太原兄弟握手叮嚀悽愴欲絕元美敬美出
郭相送故吉安太守張公振之亦來張公之爲
吉安守敏過劉牧之清過胡威父子聲譽甚著

以他事忤一當路拂衣而歸董一敝篋箱餘俸
錢二十四銖馱行君子哉是夕舟行平江如砥
月皦如晝友人舫相並呼過余舟譚玄啜茗登
艫矚眺萬里空碧飄然凌虛不知霜露之侵衣
也質明抵闔閭城下邑士民咸來集無論農氓
商旅輿臺胥史沙門羽士百姓之嘗蒙恩及有
罪者輿臺胥史之在官及被黜者無弗異至蓋
不下數千人而諸士大夫各置酒虎丘餞余比
部郎表公福徵爲之祭酒表公者歷落磊塊人

也居官剛直嘗發巨璫姦利事幾陷虎口歸而
不問生業惟以燒丹學道爲事好遠遊一瓢一
笠往來放蕩山水間交不辭褐賤行不擇所之
口不避權貴心不藏機械郡縣大夫多不識其
面顧獨好從余遊余之入計作絕句四十章又
作律詩四章送行余未抵吳門公已候之虎丘
十日矣是夕天高氣清月色轉朗余與表比部
及諸公以烈炬入山捫幽崖陟磴道入大寺禮
天竺古先生觀吳王試劒石窺綠蘿井而下與

白梅集 卷之五
諸公布席千人座飛觥促膝聯韻賦詩邑士民
千人環而視之如城比余翻焉起人影零亂足
聲轟轟切雲因想吳王雖有霸心不勝其淫慾
外厲戎馬內飭池臺一朝零落歸然丘墓榮華
非長有之物衰歇乃必至之期俯仰一嘅使人
之意也銷復登諸公樓船把醖清言四鼓乃罷
余先與皇甫司勳劉子威侍御張伯起兄弟約
過吳門必造其廬至是頗畏人事紛拏遂止不
往而王百穀適以是日至自靖江使人先以書

聞余暫過之飯罷辭去吳郡諸公無至者十八
日舟發閶門士民始稍稍辭回富家一二姓及
徽歙人行貨邑中者有奉金錢爲余長途資斧
謂明府貧無以買騎蹠泣不起余曰若曹所以
扶老携幼數百里遠送計吏者以吏賢故也若
以貧私若曹金是不賢也不賢又何送焉固郤
之是日僧心了來送心了者姓董名光裕字奕
少太學生故侍御董公孫也博學多識尤精內
典爲人侃直有氣族孫董侍郎某以比部郎論

白梅集 卷之五
三
劾嚴相國父子謫戍嚴氏敗起戍所至大僚後
還里中而負氣凌物暴橫鄉里殺人無筭董君
頗規之侍郎銜焉誣光裕非侍御出而奪其資
有田十頃童奴四十八人盡被侵奪累陷光裕
死地屬有天幸得不死及侍郎爲怨家所殺磔
其屍而侍郎家遂乘此誣光裕與聞其事中之
有司以大械械光裕於市月餘吳中人聞之無
不心傷其寃會有事屬余按治余遂盡白其寃
狀返其僮奴歸其田業人心快之上其事監司

監司下他所司事復不白光裕遂更名心了祝
髮爲沙門以余知己也至縣門膜拜徑去余聞
而使人追還相見勞之曰彼夫之怨深矣是必
宿生之業是寧可逃人在火坑無從脫離彼夫
持之急以至於此使公出火坑上蓮臺者伊人
之德也德又可仇乎恩仇嗔恨與髮俱落忍辱
仙人吾師也天人阿修羅于此分界公其念之
余爲處分其家事遂投馬耆寺焚修至是來送
以金剛子念珠見贈是日卽別去耆民邵儒以

白梅集 卷之五
瓜果來獻加以木綿布余受其瓜果而卻其布
此人已老疾龍鐘拜至地僵不能起而連呼曰
吾布吾布左右不覺失笑余媿劉寵此人絕似
若邪山中老人云抵錫山訪故人孫太史秦公
子相見驩甚夜泊城下諸名士送者咸有篇什
仍索余詩留別時送者八人人各二章是夜共
賦七言絕句十六章作書復倍之憊矣淫精耗
氣可不戒哉王百穀拏舟後至以七言絕句十
章見贈驚心動魄秀色可餐崑山沈孟嘉作七

言律十章雄渾奇麗篇篇合作而諸公詩卽人
人殊莫不各臻妙境百穀最佳句有曰如何一
片空山月纔照離人便不圓馬蹄蹀躞貧難顧
狐腋蒙茸借却行絕膾炙人口其他殆難枚舉
疇言青浦令行李輕于榆葉載夜光十斛勝黃
金千矣又百穀雅擅驚座之口夜深娓娓佳言
如屑人言聽王先生雄譚賢于十部鼓吹相攜
踏月入慧山呼童子汲第二泉烹茗人啜一甌
飲甘露天漿不啻也山氣作清寒衣裘頓失煙

白梅集 卷之五
月溟濛不甚明了而竒峰古木合沓蔽虧如愚
采障子隔紗籠掩映可愛余與諸子各分大石
而坐徘徊良久比下山羣雞咿喔矣廿一日舟
抵丹陽吳大帝陵口水道阻塞棄舟登陸送行
者別去拜于道左各黯然覓銷誦唐人丹陽郭
裏送行舟之句無不泣下者諸公贈言不下百
首余所和荅董當三之一然亦罷于奔命矣夫
大道莫先于簡緣含光塞兌元如枯蠋豈不脩
然冷寂哉而余實有羶行以奔走士民是道家

所忌也第又念水之淺也蛟龍不遊余柰何能
行其涼德以解體此邦之人邪廿二日亭午發
丹陽城行五十里宿白兔晡時信步至一野寺
門槌不啓使人叩之有行脚僧十人打坐門中
見余皆起問之云自河南伏牛山來某等苦凡
心不斷行朝南海普陀觀音大士止宿于此余
曰佛在普陀邪余普陀山下人也和尚航海由
明州出東門渡桃花津大江之上余家在焉門
臨江水庭中古柏三章則余家也少選主僧出

引余拜世尊佛堂楚楚後有竹石小齋余欣然
欲移榻寺中業已僦旅舍不可乃止時余邑萬
尉亦以入計行尉楚靖州人居官貧甚不攜其
孥橐裝蕭條至不能顧一騎向余涕洟余乃挈
之以行由白兔走句容逢禮三茅君深以不得
一杖策華陽爲恨由句容抵金陵馬上望金陵
諸山及城郭宮殿園林闐闐之盛在煙雲杳靄
中朱門碧瓦青山紅樹參差合沓洵古佳麗地
也尋古英雄如孫伯符仲謀諸公古豪華如陳

叔寶諸君古才俊綺縟如梁昭明薛道衡江總
諸子古美麗如陳公主張麗華盧家莫愁而皆
不在尋古名跡如長干白門莫愁湖烏衣巷蝦
蟻陵雨花臺卽又苦無暇日行遊爲之小歛歛
感慨旣乃笑曰何見之晚也人代推遷如大江
之波浪焉迭處之而迭去之以至今日奈何以
浮漚往迹而傷吾性靈也余以計吏不敢入都
城又爲嚴程所限不得頓轡踟躕乃由江浦渡
江從者挈一舸艫渡余余以大江浩淼冬月風

白梅集 卷之五
濤叵測不宜以舡艫渡而從者固請不已謂此地故無巨舟不覺發恚聲色頗厲有頃長年操二巨舟至乃渡渡而心殊悔恚怒也氣之不易調也命之不易知也學道之謂何終歲調氣一朝而失之前路之不易過者固多矣必也從容無恚而易巨舟以濟乃得之哉江上望宣城傷沈太史此太史發引之月也白車素馬余媿且痛焉廿六日達南滁大雪渡清流關其行甚困而所見山川風景亦甚竒境內有瑯邪山庶子

泉俱從輿中過不及一問其處瑯邪主人亦非復醉翁時作詩懷長安諸故人多以風雪起興山上茅屋三五家白茅爲雪所壓而突有青煙門前枯柳作扶疎玉樹童子臨谿撈魚女兒布裙帕首賣酒喚客當壚數錢翁媪擁楫拙煨蹲鴟三五家自相往來生遊山上死葬山下不知官府之榮枯不聞城市之變遷亦無功名亦無離別余自歎以爲不如也是夕與同年李西安相見逆旅各說行路難相視而歎泥沙在衣矣

由滁走大柳池河諸處由臨淮渡淮河經宿州而北日行米雪晚宿茅茨寒燈濁醪情事淒絕因想孟東野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風景宛然如畫非歷其地烏知其言之工也十二月初一日始抵彭城彭城故西楚霸王分王地漢先主嘗作牧此州古英雄血戰之地至今人物風氣沉勇慄急不改往昔所謂項王戲馬臺及先主祠俱不及登會丹陽姜仲文士昌以司農郎出爲徐州權商使者余甫下馬入逆旅而仲父

來仲父大司成姜公寶仲子年纔弱冠明潤如玉人有俊才楚楚與余爲神交一見驩甚爲余置酒徵歌軟語款洽寒暄徐益孫郁承彬良至洵一南國俊流也臨分踟躕定交而去明日渡黃河遇吾鄉吳甌寧相約偕行稍破寥寂黃河堤邊余騎一黃驢緩步沙上風日美好羣山尚蒙殘雪河水斷冰千萬片浩浩東下帆檣車馬雜沓相亂雖甚勞頓亦自有致焉入山東界上遇故人吳德承界河時爲界河郵吏及其弟吳

山人昌齡乃先朝吳仁甫學士孫與余有親又同居桃花津上爲比隣少同筆研相善昌齡歲一至署中德承不相見者數年至是余當入覲而德承使遊徼卒偵余前路且十餘日矣余感其意爲之忻然停驂留連止宿追往道故燈下語及兩小授書童子師澄江風日晚步白沙邨已爲二十餘年前事殊不勝隙駒石火之感平明別去而山人則走馬送余兗州城然後別去馳驅鄒魯顧瞻孔孟遺風人民龐厚故是聖賢

之鄉而文學稍缺然江南近世文學彬彬盛矣而吾終不敢謂其勝于鄒魯務華絕根是吾憂也蜡月初六日至東阿縣縣疑是曹子建封地而不及考典故有管仲三歸臺址然亦不可考矣夜宿東平州余同萬尉登城晚眺煙沙莽莽一望凄然大是塞上光景是夜東隣宿一吏橐裝爲胠篋所殆盡而余幸以免余從東吳龍子國來所得諸君子夜光明月良不貲而彼夫不知也視李君虞所遇江上豪客彼猶未免儻父

邪鞍馬累日面目皴皴鬚髮爲枯而懷抱殊不作惡亦竟忘其罷馬上口占詩日可數十首藁之腹中歇馬酒肆輒索筆研書之作逍遙子賦一篇以見志亦馬上腹藁也余默自校勘世緣都輕嗜好最寡矣歎此文字一障結習較深迄不能遣遣之復來亦奈之何哉乃知大美無美至言無言我師真神人也途中雖備一輿而慙輿人不任勞苦多下而乘騎初九日至德州城郭雄壯人物繁華北方一大州也出郭渡浮梁走馬河濱風色向微煙沙不起垂鞭而觀落日少頃月作半圭挂枯楊樹上柴門未掩牛羊歸來客投前村馬蹄甚疾比及解鞍肆中懸燈待客矣至十四日抵都門明日入城駢駢在途一月有奇征夫之苦閱歷殆盡比入城而風塵馬蹄之役方始已故山松檜能無笑人

重修首山乾明寺觀音閣記

夫出世者貴禪理貴其清虛在世者尚儒術尚其實際貴清虛者薄世法謂其躁競而多累尚

白梅集 卷之五
實際者薄出世法謂其空廓而亡當是皆未流
之僞言非玄同之初旨也夫儒者以仁義禮樂
治方內提日月而燭幽闇三才是模萬靈是鑄
亾儒卽亾人道所關繫豈尠哉釋氏乃空一切
悉取山河大地而幻之是儒者所貶然天下之
道惟空實兩端不有其實空何由存不有其空
實何由傳釋氏所守者靈明一竅靈明而內何
所不真靈明而外何所不妄彼其視震旦萬緣
咸以爲本來之障而一切遣之妄去則真來障

徹則性露是能仁氏之寶也此似與天地萬物
了不相關不知有爲之法從無爲起天地萬物
惟其能空之而後能有之世之士苴黃屋浮塵
三事者乃足與辨筌宰大業卽上帝生物何者
不倚虛空立恩之若忘畀之若棄而後元氣淋
灑而出之若炙轂儒者乘理觀化蕩煩滌囂跳
于陰陽之外而立于冥寥之先然後揮斤八極
神氣不變以空爲實實之所爲不壞仲尼無意
必固我空之謂也若儒者不朽其中而日以天

白梅集 卷之五
地萬物膠其府縱衡奢亂則桎梏之夫耳又何
理焉故儒釋之不同者在世世出而其大原同
也儒之用處本實實運而空存釋之精處本空
空極而實顯儒貴人倫亦去有所去有所者空
也釋云真空亦稱妙有妙有者實也若纓紉煩
躁而自同桎梏何名爲儒頑空斷見而淪于灰
灰何名爲釋余見佛子之徒之謬悠習荒者往
往以性空自詫而非薄儒者以爲拘執夫佛之
寬衍何不容而非薄儒者彼其性空乎未邪而

俗儒不達又或矜詡名實而詆訶西方大覺以
爲偏枯與媾爲鬪吾恠其波流也自非精詣玄
覽之士烏能究其指歸乎首山乾明寺故有觀
音閣寺建唐開元間歲久且圯鄉人重修之而
劉豐碑山上乞不佞一言不佞謂儒以綱常名
實宣教人人其誰不蒸蒸而釋用善權廣化開
諭蠢愚含靈之屬尤奔走焉而離惡去垢惟恐
後時卽宣教淑人亦輔儒者之不逮世奈何欲
以儒廢釋哉夫儒可廢釋則生人以來所經明

聖豪傑非一手一足矣

爲義公三山遊記

秣陵長干寺沙門欽義高逸弘通嚴持戒律博習教典兼精辭賦名流江表余客新都與義公晤於汪伯玉司馬太函一見語合無何余還甬東而義公渡江來朝普陀訪余紫煙閣劇譚名理間及執文義公機鋒頓妙余心異之義公曰貧道髫年祝髮嘗縱遊名山道場徧參善知識蚤歲西遊峨眉朝普賢北遊五臺朝文殊迄今

東航海抵普陀朝觀音大士所至皆遇佛顯化光景殊勝且窮歷名山大川神臯靈壤險壯峭絕雜遝參差欣然有會於中嘗欲爲文紀之則恐筆不逮心亡以宣揚大教發抒靈炁願子爲我記三山遊貧道請得口之吾子筆焉余曰僕有勝情亡勝緣始困制科後苦婚宦生平未經竒遊又寧有竒作胸中五嶽時時隱起乃今甫掛神武冠尚平許邁何所不可而母年八十有八不敢遠出卽上人譚天下名山道場脉脉神

越願得以一言胥名三山爲他日遊覽左券幸甚於是上人口之而余筆焉義公年十七隨師入楚由巴東浮巴江巴江險急震旦所亡水清泚可鑑其上羣峰岸嶺往往刺天兩岸狹束僅容一刀水中亂石谿衍怒張利如鋒刃舟上行者百丈牽挽難於升天下者建瓴躍矢瞬息千里彌迅彌險所歷瞿塘灩澦白帝黃陵三峽之間峰巒秀媚草樹蒙茸鳥啼猿嘯使人且喜且愕神骨蕭爽從東行萬里抵峨眉未至峨眉三

十里望兩峰濃黛欲滴似明似滅乍遠乍近來迓人俄而峰頂佛光忽起光五彩作橫空巨梁狀衆驚顧以爲虹霓獨義公心知其佛光少選梁上復起一圓光如滿月光中現出一白象其上乘一菩薩衣裳瓔珞宛然若月中現山河大地影而明了過之良久圓光冉冉墮東峰梁光隨滅詰朝登山參普賢道場山周廻千里形半孿如娥眉故以名兩名刹一曰白水一曰黑水俱在山半其餘叢林以千計僧徒以萬計又明

白梅集 卷之五
日登天門絕頂天門者兩石若擘開高而插天
人從石中度罡風峭勁殿宇不可以覆瓦瓦皆
以銅鐵錫爲之其上多奇花惟木靈禽異獸鳥
有如鷓鴣者如雀者俱能言誦佛號郎郎聲徧山
谷小獸有如松鼠者能隨大衆禮佛後雙足人
立擎前雙足作合掌狀人拜亦拜了不怖人以
米飼鳥雀結緣羣飛下食繞人前後如素狎習
然稍起一機心瞥焉翔舉矣一花五色若薜英
不知何名有放光石日照之則有光作五色閃

爍射人山高寒六月飛雪陰厓積萬歲冰中產
雪蛆玉色可愛人登山夏月披裘冬月僧衆移
居山下留一二苦行者掩戶地炕而居義公所
遇多高衲異人參合心印證明真詮義公以是
開朗後二十九北遊長安從涿鹿入代州上五
臺五臺者五峰平列如臺故名一名清涼山按
華嚴經云大支那國有山名曰清涼其中常有
一萬肉身菩薩於內修行卽此山上有清涼石
廣僅丈許可立千人上濶下狹狀若仰盂盤旋

白梅集 卷之五
搖動久而不墜義公登東臺禮菩薩罷出據峰
頂矚眺山距遼海千里微茫宵靄遠見海色時
日向西見峰影雜人影隨落照而去直墮海面
義公目眩魂駭咄咄竒事蓋亦菩薩顯迹云時
關中人王大理道純卹刑太原在山下召僧徒
齋誦爲二親祈年作念某嘗聞此山靈異某至
而不得睹見豈其意固未誠邪頃之見燭忽吐
花迸開如五色寶蓮蕊瓣瓊瓏少頃變作狻猊
狀其上坐一菩薩光彩如畫王君愕眙大喜遍

召徒衆入觀無不歡呼頂禮久之漸隱燭亦旋
滅比王君入室更衣燭明如故時義公親見其
事王君亦自誤神燭記嗟乎佛力靈響煜雪如
此哉萬曆丙戌春義公東渡羅刹走會稽由甬
江出鰲柱峰下泛海朝普陀觀音大士一葦在
大海水浮天無岸海上諸山遠近歷歷大者如
拳小者如粟天黑風起波濤洶湧義公寂照觀
空兀然不動但高吟謝康樂詩揚帆采石花挂
席拾海月普陀一名落伽山孤懸海中四方僧

衆士女來朝者殆無虛日夫文殊普賢觀音並古佛應身出世助佛揚化普度衆生各就南瞻名山以爲道場是宜九有奔走萬載皈依而義公先後卓錫覽勝尋真參佛證道斯以勤矣金剛經云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故阿難發心起於愛如來三十二相是爲妄想攀緣故受摩登伽障而觀世音以七寶座舉示我曇師曇師不愛大士稱善久之由斯以譚色相之不可入道顯甚而義公所至皆

遇佛光殊相何以故夫佛氏實修實證妙明瑩徹光相其所必有時而顯現可爲衆生起信學人若愛戀染着適足爲障見而不愛愛而不佳何礙於見哉余觀古今文人藻士好遊天下名山川崇躋幽探務窮勝絕以此散其胸懷解其煩懣是未免於住也取境解心境在則解境去旋縛此其於道亡毛髮益祇長生滅之途增去來之業耳古來林栖穴居之士標格翛然風流掩映而並不聞證道度世此其驗也義公三山

遊足表信心且明無住是非徒擊結雲霞討求
松桂蓋以助教宣化開示迷津其與尚平許邁
之遊猶有間焉余故爲筆而記之

國泰光祿壽藏記

余諸子大來字國泰襄惠太宰孫簡肅司寇後襄
惠寬仁簡肅嚴重咸有古大臣風國泰少侍簡
肅京師時世廟在服袁州父子恣睢百僚望塵
頤指獨簡肅正色無所阿袁州睚眦所當立中
奇禍簡肅以清忠受知世廟莫能誰何而簡肅

亦益厚自茲慎戢下甚嚴國泰兢兢遵繩尺靡
逾跬步有佳公子聲簡肅由大廷尉歷司寇總
內臺久春秋既高累乞骸骨以世廟特眷不得
請卒于官國泰扶喪南經營襄事務殫心力以
孝稱簡肅友愛諸昆季推蔭敘兄之子而國泰
由太學官光祿丞名家子用才能受知主者浸
浸嚮用屬有齟之者出貳通州非其好也擘畫
幹理當機立辦得稍以暇日羊尚狼山風采掩
映監司器之居通二年慨然歎曰世味行盡羈

白梅集 卷之五
栖何爲吾寧以折腰吏故久寒白沙翠竹盟一朝投劾去當路惜其才留之通父老亦挽轍遮道竟不爲留歸而就簡肅墓旁壘石穿池栽花種竹爲怡老計簡肅清約如寒士身歿之後遺產桴然國泰好客多情不廢觴咏性復慈愛病施醫藥歿捐棺殮久而不倦卜簡肅墓右豫爲壽藏曰生之有死如晝之必夜潮之必汐古昔以來紛紛擾擾今誰在者同掩土坯夫土坯何情之有袞衣垂綃也而掩苕布藍縷也而掩英

雄詰士也而掩憨騃臃腫也而掩桐棺裸形也而掩珠襦玉柙也而掩吾生而爲穴歿則歸之無爲子孫憂不亦善乎嗟嗟若國泰幾達矣不佞黑髮挂冠洗洋自放城中半畝之宮栽卉木臥榻前曉起科頭手抱甕灌園外客不至呼妻孥計松桂話桑麻了不關人間世斯亦有國泰之心者國泰亦雅好余時治一尊邀余醉簡肅墓下不佞居恒有詩云雲深雞犬稀日落狐兔走因嗟泉下人勉進杯中酒相與浮白歌呼起

白梅集 卷之五
而觀漲海月冉冉生乎巖岫天風颯颯而吹衣
裾卽以了生死齊修短夫蒙莊禦寇吾與若師
乎

程氏萬石堂記

新安程辰州汝揚先生者古廉直恬愉士也自
起家計部出守辰州在仕路逾二十年歸而垂
橐蕭然內無蛾眉靡曼之娛外無山園池館之
適布衣藿食埒於儒生所居村落間日拂几晏
坐以著書味道爲事出則屣履徒步與田父野

老吟眺丘澤罄歷官俸錢僅僅築一室顏曰萬
石堂栖息其中宅心物外絕跡公府翛然王倪
蒲衣石戶之農之風士論高之累薦不起卒以
壽終余嘗讀唐李文饒平泉記曰後世以平泉
一木一石與人者非吾子孫也嗟乎贊皇公胡
其不達哉夫大化濩遷萬形推實何主弗易何
物弗凋計吾身與吾子孫世世據而有之必不
能今贊皇公與平泉木石安在卽秦漢隋梁帝
王宮室之盛窮極壯麗悉蕩爲飛煙化爲冷灰

白梅集 卷之五
過者興歎悲乎曹東阿之言生存華屋處零落
歸山丘而世之士大夫闇於銷沉之理逞逞駿
民膏以豐崇殫精神以營建雕楹丹彤連雲互
天轉盼易主或塗荆榛亦大惑矣辰州公廉吏
生平砥志僅構一堂無華飾無長物一爐一几
左圖右史門無雜賓座無媒友登斯堂者淵穎
之士研討執文玄弒之流商訂大道暇日課子
若孫程于先民繩以德義如是而已此可不謂
曠達寥廓大人哉余按公友人何少愚侍御所

爲公狀當其爲司農郎奮身嬰虜鋒以給邊餉
抗陸衛尉以脫諸賈人于難犯袁州父子而信
三尺法力援胡少保爲 國家保全勞臣其爲
辰州也禱城隍而去虎災走羣望而禳旱魃卜
豹崇而爲火 郤香稻貢而寧沅辰元元可謂
嶽嶽大臣之槩及以失谷中丞歡議調也遂飄
然投劾去曰身旣隱矣焉用文之風脩穆穆遠
而公之子涓又博學工文上掩崔蔡下轢左潘
伯氏潞亦彬彬質有其文世其家學夫漢石氏

奮及諸子慶連用長者以功名終徒醇謹而已
其父故無能立侃侃大節希聲汲長孺諸子亦
未聞有文采斧藻漢德以耀于無窮乃辰州公
之介特義槩旣如彼而諸子之翩翩麗藻復如
此若然而方漢萬石君家當不啻過之嗟乎及
今時而士之風衰矣甫釋褐出寄百里不踰年
而翬飛奕奕原田每每僮奴成林陂池相屬矣
若辰州公者豈非薦紳鄉老餼羊乎是余之所
爲記也余又讀海陽令陳德基所爲程先生酒

德傳其稱先生飲酒盡一斛不醉平居慷慨願
首附于劉伯倫荷鍤而傲天地阮步兵持大人
先生論埋照而遊于逍遙鄉王東臯自署醉鄉
侯而以斗酒失學士觀其與胡少保汪司馬諸
君長安轟飲洸洋狀則公又曠朗踔絕與斤斤
繩墨迂儒天壤矣宜其生平所樹立不凡如此
哉

白榆集卷之五



